

理進退存亡之道吉凶悔吝之機無不備焉學者不得于爻則求之辭不得于辭則求之象是故全經之文爛熟于胸中然後融會貫通溯流窮源見其一句一字莫不各有至理燦然流露得其意而神明之其於四聖人之精微思過半矣

一解易者有其說絕不相同而不妨並存者蓋義盡以後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其說不必盡同而其理無不大同也故无妄曰不利

易解

有攸往爻則曰往吉歸妹曰征凶无攸利傳則曰天地之大義是也然則本義其朱子之易乎程傳其程子之易乎大過上六一爻一謂殺身成仁之君子一謂行險僥倖之小人可謂不同之極致矣雖按之大象似乎朱子之理長然而不妨並存者非臆揣也蓋動于理而過者君子也如明之身罹瑞禍諸人是已動于欲而過者小人也如明之南宮齊門諸人是已易不可為典要故也

一邵子嘗謂畫前有易向固茫如也而今乃知未畫以前易在天地萬物既畫以後易在三百八十四爻既既繫而後易又在象爻十傳矣而其實無日不在天地萬物也試觀天地間上自朝廷下至里巷與夫人之一身日用飲食何所往而非易乎學者讀紙上之易而忘吾身之易與天地萬物之易非能學易者也唯即以紙上之易推而極之天地萬物之易近而驗之日用飲食之易融會貫通夫而後吾身之動靜語默無所往而非易可以無大過矣

易解

一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故苞蘊宏深含蓄靡盡舉古今來世道人心上自朝廷下至街衢里巷愚夫婦至纖至末之事皆總括於其中故逐卦逐爻求之無不得其髣髴者向嘗疑于睽之六三既云睽且劓矣斷者不可復屬何以有終乎每讀此文輒凝思者踰晷說者紛紛於心未嘗有當也偶馬平明背誦於心若有感者思維再四忽憶昔年所見其人其事並爾日情形按之此文無

不將各如繪夫有心機神暢莫易之精妙一至此之用  
敢筆於本條之下以資海內高明且凡以解經傳入者  
俱加謹按二字以別之

一潔淨精微之教難言矣况以余之固陋又非專經謂  
敢輕一置喙哉獨是心慕是書六年以來心雖口誦不  
嘗數十百遍竊謂聖人韋編三絕以後既有象傳象傳  
與繫辭矣而又說之又序之又雜之其故何哉且雜卦  
一篇正當易之結穴意聖人必有說以處此于非終日

易傳

終夜思得其解幾廢寢食夫然後乃嘆聖人之教天下  
後世者何其深以擊也夫序卦者有序而不紊也始蓋  
懼人之躐等而無節也故教之以循序漸進雜卦者雖  
雜而不亂也終又懼人之執滯而不化也故教之以變  
化從心試取而讀之雖前三十卦後三十四卦合上下  
經之數而其中交互分合却有頭有尾段落分明故既  
詳註本講之後又為橫直二圖及考訂諸圖以附于末

云

諸圖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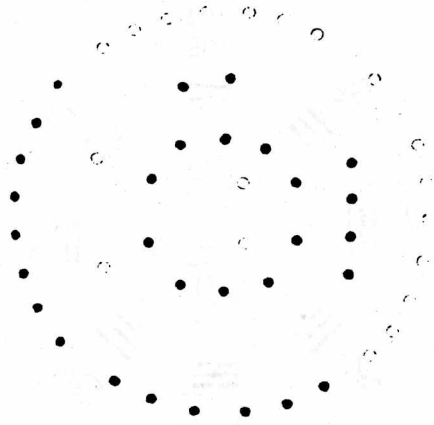
按繫辭有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則古者  
聖人作易之源頭也周時河圖與天球之屬藏于  
王府秦漢以後雖流傳人間然有象數而無文字  
儒流不知實惜故見者猶少至于晉魏諸儒遂有  
謂龍負一片之圖龜負一卷之書者無惑乎後人  
之紛紜聚訟也不知未盡卦以前龍馬出于河其  
背之旋毛成文其數二七在前一六在後三八在

易傳

左四九在右五十居中皆奇偶相對待之形也  
神龜出于洛其背之甲坼成文其數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中五為腹背奇偶相  
間流行之意也聖人見而有契焉于是虛一竒以  
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又如之而成四象又如之而  
成八卦又重之而成六十四卦皆天地自然之象  
與天地自然之理也以其旋毛之文有如星點故  
曰周後世間繪形象于其字出焉以其甲坼之火

有如字畫故曰書後世六書文字於是乎出焉

河圖  
是為繪畫  
形象之祖



洛書  
是為六書  
文字之祖



伏羲八卦圖

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

此八卦之體也



文王八卦圖

帝出乎震齊  
乎巽相見  
乎離致役  
乎坤說言  
乎兌戰乎  
乾勞乎坎  
成言乎艮



按伏羲卦圖升乾降坤左順右逆規而圓之其卦畫之對待法象之配合皆自然而然陽畫多于上陰畫多于下故乾坤相對於南北坎離相對於東西兌震相對於東南東北艮巽相對於西南西北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是也此造化之體也文王卦圖則因其定位之體以著其交易之用焉陽降而下陰升而上故震兌相對於東西離坎相對於南北巽艮相對於東南東北坤乾相對於西南西

北邵子曰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是也夫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艮巽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居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居不用之位此造化之用也

易圖



淳安夏氏述何氏潛齋云圓圖見天地之順方圖見天  
 地之逆天地之運不順不行天地之交不逆不生順而  
 行所以生物逆而生所以自生也蓋謂循其數而數其  
 已往是因其故跡故曰順凡推測以求其將來是迎于  
 未形故曰逆易卦之畫皆推測而迎之于未形者所以  
 為逆數也圓圖自乾一至震四自巽五至坤八皆自南  
 而北自上而下為順方圖自乾一之八卦至坤八之八  
 卦皆自北而南自上而下為逆畫卦亦然故曰易逆數  
 也 前村程先生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法也故圖皆  
 從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其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  
 人于心上起經綸圓圖之從中起固不待言矣說卦之  
 第四章正所以明方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  
 之震巽恒益之生物也故其象最在內而以潤之日以  
 暄之坎離既濟未濟之長物也故次之艮以止之兌以  
 說之山澤成損之收物也故又次之乾以君之坤以藏  
 之天地否泰之覆載包羅也故最在外也

卦位之圖

上陰五陽四陰三陽二陰初陽

天天人人地地六畫之位

天人地天人地內外之分

陰陽義仁柔剛三才之道

北中西南中東四方之位

上陰五陽四陰三陽二陰初陽

郊國國國國郊

皇王公官士民

父母妻夫妾僕

首胸身股腓趾

卦數之圖



邵子曰有意象有言象有象更有數象數象者七日八

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一數屬艮乾二數屬離兌三數

屬坎震四數屬巽離五數屬乾六數屬巽七數屬震乾

八數屬兌坤九數屬艮十數屬坤○吳先生曰此以一

數析為四分十數凡四十分均為八卦每卦占五分乾

統三男占五陽數于左三女從坤占五陰數于右陽數

中于五陰數中于六故在上陽數究于九陰數究于十

故在下一附九合十數于左下四附六合十數于右上

三與七合十數而左升二與八合十數而右降皆自然

而然若以乾占天五正位于上坤占地十正位于下則

雷風以氣附天山澤以形附地水火以質居于天地之

間又父上母下三男三女各順其長幼之序列于左右

法象尤著

周易雜卦圖

昔我孔子假年學易編三絕然後作為十翼以

教天下後世而精神之所結聚意匠之所經營無

法不備無義不該尤在雜卦一篇蓋舉修己治人

之理內聖外王之學悉貫徹流露于字句之間其

中首尾相應前後相通分合交互段落井然為萬

古文章鼻祖學者熟讀而有得焉以之修己以之

治人以此經理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信乎周

易為六經之祖而此篇乃其喫緊教人處也予也

管窺蠡測何敢謂為知易然而眇能視亦不廢其

明也既以鄙見所及詳註本講之下又為橫直二

圖于左以便省覽焉

乾剛坤柔白坤至剛唯坤自為一卦其餘皆兩卦為一卦凡十五卦為小段落後同乾為頤天无

不包故也後八卦不反對者為尾

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立求也見而不失其居安難

而著以上十卦起首八卦

震起也艮止也兩卦與大過頤

損益歲末之始也自比卦至此凡十卦以下經兩卦為極紐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以上經四卦

兌見而巽伏也此兩卦與離坎兩卦句法相對合皆以下凡下經六卦與後段錯綜相對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利爛也復反也以上經四卦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

晉晝也明勇謀也井通而困相遇也下經四卦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

咸速也恒久也自咸至訟唯小過中孚離坎各為一卦其餘皆兩卦為一卦亦下凡十五卦與前段

同○終之以夬夬亦變而為乾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以上經四卦

起首八卦

否泰反其類也自咸卦至此凡十卦以上經兩卦為極紐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下經兩卦上經兩卦正句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

旅也下經六卦

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

也上經六卦

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

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

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自咸恒至此凡三十四

經十二卦○合而觀之乾坤首也大過以下尾也其上中分合變化相應起伏率皆井然不紊學者詳之

乾坤

比臨屯震損大畜萃謙復乾剛首卦  
師解蒙艮益无妄升豫賁巽復巽同  
咸濟解睽否益奇辟  
恒節蹇賁泰遁夙夜  
小過孚豐離坎否

大過始漸頤既濟歸妹未濟

此八卦  
上下均  
大過始漸頤既濟歸妹未濟

謹按雜卦一篇乃十翼之結穴實聖人全副精神所

注大過以下八卦不反對是乃以分為合之法自本

義以為未詳蔡氏以為宜改學者目而不察遂便聖

人喫緊教人是二千年來如在虛霧夫言易者莫矣

非鑿之使深則強之使合不知聖人作易以前民用

不過本天地之理象陰陽動靜而為八卦內之外之

縱之橫之順之逆之莫非變化推遷之用不假安排

自然而然故文王之象周公之爻亦皆無所安排天

然體合所謂伏羲有伏羲之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

公有周公之易是也至我孔子假年學之實有所得

于是作為十翼示後世以學易之準則焉亦非有所

安排也蓋懼人不知文王周公之易因以不知伏羲

之易也于是有象傳有象傳又懼人不知易之所由

作與易之所由繫也于是有上繫十二章下繫十二

章又懼人不知伏羲之卦圖與文王之卦圖皆本于

象數之自然而非聖人之安排也于是又有說卦十

二章若夫序卦者有序而不雜也學之始也蓋懼人

之躐等而無節也雜卦者雖雜而有序也學之成也

蓋懼人之執滯而不化也故雜卦一篇無法不備無

一七六



義不該蓋篇中專言人事而亦首乾坤者則吉凶消  
 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無一不在天地間也自比卦  
 以下凡八卦而以下經之損益為極其中如憂樂求  
 與昏人情之大凡也終之以困者謂剛揜也見陽之  
 不可不扶也自咸卦以下亦八卦而以上經之否泰  
 為樞其中如久速新故皆人事之大常也終之以夬  
 者謂決柔也見陰之不可不抑也予又分其中為二  
 小段者非臆說也亦非安排也遵上經十八卦下經  
 十八卦之說而分之也況乎上下兩經六十四卦中  
 唯乾卦先經而後傳自為一例不與餘卦同蓋以其  
 尊無對而天無所不包故也余又謂乾自為首者資  
 始之乾健行不息之理也終之以夬者決柔之乾盡  
 人合天之學也其中卦皆反對所謂以合為分也末  
 後八卦不反對所謂以分為合也故此八卦可以結  
 全經亦可以結此篇亦可自為一篇內外人已天德  
 王道一以貫之學者熟味而有得焉當知其不誣也

易酌

然則余雖不敢妄附于知易也而牽強穿鑿竊所不  
 敢也已

三十六宮圖

邵子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  
 鈞賦子未為貧須探  
 月窟方知物未躡天  
 根豈識人乾遇異時  
 觀月窟地遠雷處見  
 天根天根月窟剛未  
 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按三十六宮說者謂陽奇一宮陰偶二宮亦不不然  
 伏羲之畫卦也先畫一所以象陽又畫一偶以象陰  
 及其既成八卦也每卦三畫重而為六十四卦也每  
 卦六爻合之共三百八十四爻且繫辭傳曰陽卦奇  
 陰卦偶又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  
 一民小人之道也若以為陽一陰二則是陰倍于陽  
 而陰陽不能均矣不當曰三百八十四爻而曰五百  
 七十六爻可也不當曰一君而二民二君而一民而  
 曰一君而四民二君而二民可也蓋陰之二止抵陽  
 之一故曰陽爻一百九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且乾  
 與坤對則乾一坤八而成九震與巽對則震四巽五  
 而成九坎與離對則坎六離三而成九艮與兌對則  
 艮七兌二而成九凡四九三十六陰陽各十八而多  
 寡亦均三十六宮或是之謂也高明者辨之

周易上下經分卦考

按上下篇義作于程子謂卦之分以陰陽陽盛者  
 居上而卦之有乾者居上篇陰盛者居下而卦之  
 有坤者居下篇乃考之上篇有乾者凡十一卦有  
 坤者亦十一卦下篇有乾者四卦有坤者亦四卦  
 且利有坤又陰盛乃居上篇大壯有乾又陽盛乃  
 居下篇其說曰利雖陰盛而爻則陽極故居上篇  
 大壯雖陽壯而爻則陰盛故居下篇又謂五陰一  
 陽之卦則一陽為主故皆在上篇至五陽一陰之  
 卦如大有之彖傳明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  
 之矣乃謂王弼一陰為主之說非是咸卦之男下  
 女傳有明文乃以女居男上為陰盛謂凡女居上  
 者皆在下篇至于噬嗑又謂男下女非女勝男也  
 諸如此類未免逐卦委曲以求合陰陽盛之說  
 未見諦當故朱子作本義首言卷帙重大故分上  
 下兩篇蓋不取程子之說也然而文王所作卦辭

通計六十四卦凡七百一十五字連爻辭尚不滿五千止四千九百二十三字謂之卷帙重大可乎分而為二各三十二卦可也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何為而然哉竊意上下篇之分在聖人必有指歸乃反覆求之不得其說庚戌之冬于長沙書肆得來註讀之無間晝夜時時有所觸發然其上下篇義雖亦本于天道人道以為言乃以上經為易之數下經為易之氣多言綜卦而較量于陰爻陽爻之多寡其于卦之所以分與夫上經之所以三十卦下經之所以三十四卦者俱未深析明年春又得豫章蕭氏讀易考原抄本于民間其書不過落落數紙而闕與粹精貫通理數其考按之精核指陳之周密有深當于心者其言卦必先分而後序上經者取陽升而上之義故乾坤坎離為上經之主卦以其居四正之位而陰畫陽畫皆純正也下經者取陰降而下之義故震巽艮兌為下

經之主卦以其居四隅之位而陰爻陽爻皆偏雜也上經言天道故乾坤交而六子不交乾坤交而萬物化生矣下經言人事故六子皆交六子交而萬事畢舉矣又上經主卦乾為主而坤從之坎用事而離從之故交泰以前乾南坤北有坎無離由是而陽漸衰陰漸長矣故交泰以後乾北坤南坤為主而離用事矣盈虛消長之理然也下經主卦兌最貴而巽次之蓋下經貴陰又畫卦之始加一陽于太陽之上而成乾加一陰于太陽之上而成兌兌次乾而成故貴也至于上經六子不交故但以主卦之體始之終之而得卦三十下經六子皆交故遂以所交之卦始之中之終之而得卦三十有四似皆確不可易者謹節縮為上下二經卦圖于左以質海內高明焉

周易上經序卦圖

始 乾 坤 乾 坤

上經之始 君卦則乾為 主坤從之其 臣卦則坎用 事坤從之陽 中之陽故也

經上 其坎艮 乾 坤 師 比 坤再索為中男

男

按乾坤兩卦非乾先坤後乃 乾上坤下天居地中之義也 乾坤之後受之以屯蒙需訟 師比六卦者坎用事之坎為 中子而用事巽也古蓋以其 得乾之中道故為領子而來 貴震巽皆偏性不得其中故 也索坤二子以作事也高松 子代父也師比母後子也

之中 乾南坤北 需 履 乾一索而長女 三索而少女

女正

天氣下降者六 月乾坤之動也

乃 需 泰 否 有坎無離 有離無坎

文泰以行 有坎無離 交泰以後 有離無坎 否泰乾坤全體 之交而旁八卦 乾坤全體之交 此乾坤交而旁 生六子之象也

陽 坤南乾北 人同 有 乾再索而中女 內乎

父 其坎艮 坤 乾 謙 豫 坤一索而長男 三索而少女

外 百六爻是一歲 之中天氣上升 地氣下降者六 月乾坤之動也

按中一節凡十卦共六十九爻陽爻三十陰爻三十 陰陽平也自乾坤一交而坤遂南來為主而離用 事矣觀此可以識盛衰消長之幾也

上經之終 君卦則坤為 主而乾從之 其臣卦則離 用事而坎從

隨 臨 觀 噬 賁 剝 復 坤為主 離用事 乾居艮震巽坎艮 坤而為主 乾居艮震巽坎艮 坤而為主

終 其坎艮 坤 乾 頤 大 坎 離 上經之末主震巽故震艮其兌之 體多子乾坤坎離而震又多子艮其 又多子兌蓋離陽中之陰而其實則 陽也終以坎離陽陰而陰生于內也

觀 乾北為後 震括 乾北為後 震括 乾北為後 震括

周易下經序卦圖

始 其坎艮 坤 乾 咸 恒 兌巽也艮震以為唱 乾居艮震外乾 居于中下經六 子之交居于前

成性道是為 下經之始也

卦中之陽也  
 多之有下經  
 也亦謂時也  
 有雙風何也  
 蓋多陽陰位  
 理之常也人  
 坤南乾北以  
 兌與震主  
 卦故曰兌也

晉 ䷢  
 家人 ䷤  
 蹇 ䷦  
 損 ䷨  
 益 ䷩

兌與震主  
 之五下而六子  
 夫陽則居下左  
 白雲中不可車  
 自然之法與焉

下經之中主  
 爻象與乾乾  
 坤坎離在兌

夬 ䷪  
 姤 ䷫  
 萃 ䷬  
 升 ䷭  
 困 ䷮  
 井 ䷯

兌與震主  
 兌與震主  
 兌與震主

其包括之中

萃 ䷬  
 鼎 ䷱

兌與震主

按下經主卦兌最貴巽次之艮震不得擬焉亦猶  
 坎離之與乾坤也蓋由卦圖乾居南之正中兌巽  
 居南之兩旁三體相比皆在上方故也況在下經  
 又坤南乾北而亦與聯于上方乎

下經之終始  
 中之陰至是  
 又下復有乾

震 ䷲  
 艮 ䷳  
 漸 ䷴  
 歸 ䷮  
 豐 ䷶  
 旅 ䷷

陽前  
 艮與震主之體  
 震與震主

坤

巽 ䷸  
 兌 ䷹  
 渙 ䷺  
 節 ䷻  
 中 ䷛  
 過 ䷛  
 既 ䷗  
 未 ䷘  
 濟 ䷾

陰後  
 兌與震主  
 兌與震主之體  
 坎離交而坎在下  
 一陽生于中也

按易之卦凡六十有四乾坤坎離四正卦為上經  
 之用兌巽艮震四隅卦為下經之用所用之卦各  
 三十有二也而正卦所用者三十卦居上經二卦  
 居下經隅卦所用之三十二卦盡居下經者則上  
 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故也又考諸卦之體乾  
 坤二卦體全而用也中故否泰之交居上經之中  
 是也坎離二卦體中而用也全故坎離之體居六  
 十四卦之中既未濟之用當六十四卦之全也體  
 全而用中生知安行不思不勉聖人之事也體中  
 而用亦可全則學知利行擇善固執賢人之事也  
 若夫四隅之卦其陰陽之體或偏于上或偏于下

猶夫致曲之士得聖人之一體不全不中其不齊  
其功而已千已百則不中者亦可進于中不全者  
亦可幾于全矣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易者變  
易也

周易上下經分卦合卦考

按豫章蕭氏謂卦必先分而後序故于上下經分  
陰陽主客非臆說也蓋六畫之卦皆三畫之八卦  
兩體相合而成者故六十四卦凡一百二十八體

三畫之八卦每卦皆十六體今考上經之卦以乾

坤坎離為主故乾坤之體見于上經者各十二最

尊故也坎之體八嫡子用事得其中正故也離之

體六陰視陽為進退減其二者偶數也震艮之體

各七客謀主故也坎減一體奇數也巽之體各

四視離減二體亦以偶數說主也此上經之分卦

也下經之卦以兌震震艮為主又為陰故兌震最

貴見下經者各十二體震艮各九體離十體謙主

之陰卦者二坎八體謙主之陽卦者一乾坤各四

體此下經之分卦也至于上經之合卦乾體十二

除本卦二體合主卦者六體否泰需訟同人合客卦

者四體无妄履小畜坤體十二除本卦二體合主

卦者四體否泰師合客卦者六體豫復謙然所

合客卦陽多而陰少又不合離上經屬陽故貴陽

也坎八體除本卦二體合主卦者四體需訟合

客卦者二體中蒙離六體除本卦二體合主卦者

二體同人合客卦者二體噬嗑賁上經六子不

交故不合坎上經貴陽故不合坤與兌巽也其客

卦則震有七體合主卦者五體无妄復屯合客

卦者二體頤隨艮有七體合主卦者五體大畜

也合客卦者二體頤隨巽有四體以二體合主卦

也小畜以二體合客卦巽大過兌有四體以二體

合主卦否以二體合客卦隨大過然上經貴陽

震陽爻在下故其合卦也除合坤外皆居下卦也

陽爻在上故其合卦也除合坤外皆居上卦與兌

亦然此上經之合卦也下經兌十二體除本卦二

體合主卦者四體咸損中孚歸妹是也合客卦者六體大萃困節

萃睽是也客多于主者蓋四隅之卦得體之偏故除正

配艮交合外止以二體合主卦其餘皆依四正之

體以成卦也與卦亦然同為陰卦故也與十二體

除本卦二體以二體交合正配恆益是也以二體合主

卦中孚漸是也以六體合客卦始升渙升家人鼎是也震九體除

本卦二體正配交合二體恆益是也以二體合主卦歸妹

小過是也以三體合客卦大壯解是也其與艮之依正體成

卦猶之與兌也艮九體除本卦二體正配交合二

體損咸是也以二體合主卦漸小過是也以三體合客卦蹇

旅是也其客卦乾四體合主不合客大始大壯是也坤四

體合陰不合陽晉明夷萃是也下經貴陰故也坎八體

除正配交合二體比濟未是也其餘皆合主不合客困

解是也離十體正配交合與坎同除二體合坤音

是也其餘亦合主不合客睽萃家人鼎是也坎離所合

之卦除正配外不唯離之合坤屬陰其所合之主

卦皆陰多于陽此下經之合卦也學者按冊求之

當有信其不誣者矣

易酌卷一

祁州刁包撰

周易上經

☰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開卷第一義便從乾道說起萬物所由始也書首堯道統之始詩首關雎人倫之始戴記首敬禮之始春

易酌

秋首春歲之始首王人之始古聖立言率用是道也乾字程傳說的好傳曰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此等處直可續聖經後人豈能贊一辭乎元亨利貞自穆姜時已作四德說孔子引之作文言其取義詳且盡矣朱子獨作占辭謂大亨而利在正固竊意還他四德无害其為占辭也存疑

云晦菴利在正固之說却像元亨時仍有未止尚須勉之以正意終屬兩截話了訂詁云六畫純陽唯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曰元曰亨曰利曰貞悵悵乎如菜天容然贊之不得豈假戒哉二說俱有理宜存之大抵乾德原與諸卦不同以大字解元字却未盡承傳云乾元坤元胡傳云人君體元宰相調元舜典記元日伊訓稱元祀春秋書元年即劉東忠建蒙古國號曰大元取易乾元之義亦創始意也直作大字便說不去孔子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便是大証佐程傳曰元者萬物之始便是以孔子解易又曰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下字俱確不可易余又謂元是就德之會歸處說亨是就德之發達處說利是就德之濟益處說貞是就德之端確處說不過從傳引伸之耳

初九潛龍勿用

程傳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理取確證之知



一部易莫非象則莫非理也或者乃謂伊川言理而遺象豈其然哉又曰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此語便說盡了又兼陽氣消長歷人進退言之其義始備矣 自下而上為第一畫故曰初其畫陽故曰九一陽伏于下而五陽覆之故其象為潛龍此蟄以存身之地也若能伸而不能屈則為躁動為冒進豈遵養時晦之道乎故曰勿用于斯時也渾稱翰戢歛其鋒而不試善其藏而不用則庶乎潛之義矣其在君道則蕭王事更始之日在臣道則孔明卧隆中之時也推之士農工賈无不可因時取義者非特為有位者言也 昔元許居欲太子往陝西經理田事王約不為署行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此亦可謂知易者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出乎地之上則為田矣龍離乎潛之地則為見矣德業聞望朝野推服欲深自掩蔽不得也故曰利見

大人程傳曰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作三層說又曰是舜之田漁時也愚謂唯孔子之東西南北棲棲道路者足以當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以九居三重陽也故曰乾乾下乾三陽畢具故曰終日日陽精也終日必夕故曰夕惕若惕不可以龍言又爻居人位故曰君子處重剛不中之地危甚矣故

曰厲恐懼修省罔敢自暇自逸則履危而安矣故曰厲无咎胡氏曰乾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尤致意焉此六卦所以不言乾而三所以獨言乾乾也此說最見大義推廣言之禮之无不敬詩之臨深履薄書之蹈虎尾涉春冰及先儒所云主敬謹獨皆此爻之義也然如此又恐有好高務約之病昔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伊川先生

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  
 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二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  
 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  
 如此不有伊川此論幾何不以文中子之言為至言  
 也哉嘗試考其生平似亦未為知易者獻策龍門炫  
 玉求售潛而勿用之謂何且隋文借擬九五豈飛龍  
 比而輕身利見有愧九二大人矣按古讀夕惕若厲至  
 程朱始改正之以若字絕句從文言雖危无咎看出  
 此謂以孔子解易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下乾終而上乾始改革之會也可以出而有為矣必  
 曰或者斟酌詳審不以成心執着其間也四與五此  
 與初應躍則為五之飛不為初之潛也是躍自淵中  
 相時而進故无咎其在君道則舜禹由匹夫為天子  
 其在臣道則伊尹諸葛由躬耕而開商祚扶漢鼎也  
 蒙引曰在字輕看猶言或躍于淵也得之矣按綱目

書即天子位者惟漢之高祖及光武昭烈庶幾无咎  
 若唐宗宋宗則不免于咎矣况其他乎肅宗即位靈  
 武以繫天下之望恐亦不得苛責之也以一卦分言  
 之則二五人位故二五皆稱大人以一卦合言之則  
 三四人位故三與四皆不稱龍曰不稱龍而曰在淵  
 曰躍龍之象昭然矣昭其象而諱其名或曰避五之  
 嫌是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天子之位正如飛龍在天一  
 般楊氏曰此如舜之詛歌朝覲時也程傳曰聖人既  
 得天位天下因利見夫大德之君也兼二義說朱子  
 曰文言分明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  
 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如此說則  
 利見大人者瞻視其儀型想望其丰采也尤為確妥  
 昔宋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

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可謂善解易可謂善對君矣

上九亢龍有悔

在乾為最上一畫進無復之矣故曰上九位高則不免顛危之慮故曰亢龍有悔蔡澤曰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反者也策士之言竟可作註疏大抵富貴功名到極盛時便當尋箇退步堯舜伊周尚矣三代而後在君道則唐高祖之傳位太宗在臣道則張子房之從赤松子也若子胥屬錡之劍淮陰祖醢之刑子孟賁乘之禍伏波蓋茲之謗皆履盛滿而不知止故耳使明于乾之上九吾知免矣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王介甫以用九為用上九欲繫其辭于上爻之下程子非之以為六爻皆用九故傳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則吉也朱子獨取歐說言九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周七蓋諸卦一

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竊意筮卦者六爻不變或六爻中一爻二爻不變則用七八曰言乎用九六不用七八也此即就卦之六爻言耳凡陽爻皆以九名未嘗云七也凡陰爻皆以六名未嘗云八也經固有用之道焉獨于乾坤繫之辭者以其純陽純陰故也陰陽之道變則用不變則不用用九者用陽之變也乾變而為坤則剛以濟柔无強項出頭之患故曰見羣龍无首吉如此解與歐說全異存之以備參考

謹按此節解者不一其說故程子則謂剛德不可為物先未于獨取歐說而以左傳蔡墨之說明之未註則獨取介甫之說非不各有其理但細按之均有未盡協者如蔡墨之說乾變之坤則九皆成六是其九而不爻矣荀云用九乎且九之象為龍既已變六則龍之象俱无矣豈止无首乎况天德二字乃至純至粹之稱若云不可為首則九五之位乎天德與夫象傳之首出庶物孔子之言不幾自相矛盾乎若以小象之言為戒詞則文言之天下治見天則又何居焉至來註用介甫之說謂上九為諸爻之首因其亢而變剛為柔則知進知退不為窮災而吉就占筮而言似有理而實偏母庸深辨竊嘗取全卦反覆細讀之用九者用其九也如所謂用之以酬酢用之以饋饋為端是也見者九為陽明乾主知故曰見也羣龍者得見龍躍之龍也无首吉宜潛而潛宜見而見宜龍躍而飛躍時措咸宜如環之无端故吉也孔子

行此意故小象曰天德不可為首也天德者言其至  
 純至粹即乾之元也故夫言直云乾元用九不可為  
 首者言潛見飛躍渾然于其中不可指定何者為首  
 也大抵天行之健即所謂於稱不已也用九无首即  
 所謂純亦不已也又言又曰乃見天則言天之  
 不可端倪不可方物用九者乃見而測之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本義云此專以天道明乾義為意聖道亦在其中觀  
 下析言元亨利貞四德而天與聖人平分之可見且  
 稱乾元而以大哉冠之則元字不當訓大益明矣  
 余意孔子解彖但如曰字言彖辭之意云云也如此

解其義亦明後大象小象倣此乾之元即萬物之元  
 謂萬物原本于此也資其氣以成質資其理以成性  
 故曰資始如子之受氣于父也天以形體言其浩蕩  
 无外者都包括在一元裏面故曰統天傳曰四德之  
 元即五常之仁偏言則一書專言則包四者此其義  
 大矣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虛則為雲行者布氣于上也潤則為雨施者而澤于

下也物有區別故曰品言諸品之物也灌輸滋長莫  
 不成色而成象故曰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貞為終元為始言終始則亨利在其中矣本義云不  
 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故不曰始終而曰終  
 始也大明者灼見乾道之終始也時而潛時而見時  
 而惕時而躍時而飛時而亢莫不因乾道自然之位  
 而成之聖人无容心也乘如乘馬之乘安坐六龍之  
 上而進退往來自如也御如御車之御遊行自在居  
 然造化之在其手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而无端也夫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余謂自  
 无而之有曰變自有而之无曰化傳曰天所賦為命  
 物所受為性各正者靈蠢鉅細各得其道以自全彼  
 此不相假借本義云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余

意即網緼化醇之氣也保合者有翕聚而无洩越也  
傳曰保謂常存合謂常和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  
保合太和也張子以太和表道蓋本諸此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首出庶物兼知行言大明終始知之首出庶物也乘  
六龍以御天行之首出庶物也咸寧者正萬國之性  
命保和萬國之太和也乃利貞統承上三句說本義  
以大哉乾元三句釋乾之元雲行雨施三句釋乾之  
亨大明終始三句釋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二句釋  
乾之利保合太和一句釋乾之貞首出庶物二句釋  
聖人之利貞其理自確後儒非之過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坤父母也故不取重義若六子則不厭重矣天稱  
健地稱坤其說甚多竊意天曰乾不如健字顯故曰  
天行健坤曰順該不得厚字故曰地勢坤用字各當  
其可也或曰乾坤異乾又異坤故尊其德而特以健

稱亦通乾者健而无息之謂也天以乾道成人而人  
不能體天之健是謂不肖君子觀于乾乾之象以自  
強不息云按天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若一刻  
放下便與天行不相似了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  
懈務期與天同健而後已蓋始而法天者久而合天  
矣本義云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又語錄云不息  
祇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此從  
源頭上著解纔是真自強纔是真不息纔是君子下

手真工夫君子以德言希聖希賢之稱也以者法其  
象以自勵也六十四卦凡身心家國天下之務无不  
俱備學者一身體而力行之斯可以學易矣梁溪  
高先生曰大象是孔子之易是孔子特地教人用易  
之方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一陽初萌于地下保而護之足矣可輕用乎傳曰君  
子處微未可用是說理陽謂九下謂潛是說象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有德无位何以普被言盛德之至能使人觀感而興起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指出道字則終日乾乾確有可依據矣反復終身由之而不盡也傳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本義曰重複踐行之意皆真實有得之言故親切如此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加一進字則伏處巖穴之志可以幡然改矣傳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說得極有斟酌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本義云造猶作也作者創制立法之意開天闢地手段從此討出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則盈盈者造物所忌其能久乎欲免悔者急思持盈可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六陽皆天德也天德純剛用則過過則折焉乎不可為首者變其剛而渾然无迹也傳曰復用剛而好先則過本義曰陽剛不可為物先其義一也天德二字說見文辭

用九條下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彖有傳象有傳又從而飾之以辭曰文言極盡乾坤

之蘊以為諸卦之凡例也元者善之長四句傳專人

事言本義則兼天人言其以四德配春夏秋冬原本

孔疏而其義則益精矣愚謂元者冒萬善而居其先

故曰善之長亨者萃眾美而集其成故曰嘉之會利者隨

時宜而調其適故曰義之和貞者斂枝葉而植其根故曰

事之幹本義云幹者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

固足以幹事

君子大公无我與乾元同體則萬物皆在覆育之中故足以長人傳曰比而效之謂之體以體乾言也朱子以為不然而曰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尤為親切美其所會則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必有可畏可象者矣故足以合禮利已足以害義則利物可知功德普被罔不合天理當人情又安有乖逆之患故足以和義圓通足以敗事則貞固可知明于經而堅確守之不少移易斯善建不拔故足以幹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也君子行之則君子之四德也天此乾君子亦此乾故不曰天元亨利貞而曰乾元亨利貞也或曰君子體仁四句分仁義禮智言之也首句先言仁二句三句結言禮義四句併不及智何也曰胡氏春秋傳云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由內而達諸外然後為人之冠冕故先言之禮以簡

身非美其所會則不合義以方外非實有利益于物則不和故後言之時貞固雖屬知而于信義尤切朱子云屬北方者便着用兩字王氏亦云賢有兩龜蛇亦兩也蓋信而不智則為尾生孝已之信智而不信則為蘇秦張儀之智智以信成故不得專言智也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避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傳以初九為聖賢之在側陋蓋有聖人之德而韜光則采以藏身者也不易乎世不與時浮沉也不成乎名不求聞達也傳守其身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二語最確潛則避世不悔故无悶避世不悔祇要求一箇是而昧昧者莫之見也不隨俗不延譽此當然之理而旁觀者不以為是這箇无悶較上句又深一層樂行憂違從來作出處說恐非潛德矣徐氏郭氏之說俱有理而未確竊意二句緊跟上意說一

則曰无悶再則曰无悶不亦樂乎樂天知命故不憂  
 不憂者不戚戚于貧賤也行即人生行樂耳之行違  
 即天與水違行之違違與行反行其樂而違其憂如  
 孔子之樂以忘憂及顏子之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是也此其胸中確有以自得處不以富貴功名  
 動心所以為潛龍也傳見可而動知難而退不作出  
 處示講極有斟酌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  
 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九居二中也非正也曰正中者正當中位也傳曰  
 在卦之正中為得正中之義若作中正則非矣德之  
 中于言行見之言不為立異惟求勿欺此心而已行  
 不為過高惟求勿欺此心而已此庸字即中庸之庸  
 傳祇作常信常謹說故曰造次必于是也信也謹也  
 皆所以存誠也而必云閑邪者念慮之發微有不正

即過絕之謹幾之學也程子云閑其邪者在于言語  
 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說在日用上教人好下手  
 也言行之誠足以移風易俗故曰善世有其善喪厥  
 善故不伐德之被物者无彊故曰博渾然不露痕迹  
 故曰化化即大而化之之化上句善世而不有其善  
 下句德博而不有其德是一律說傳云德博而化正  
 已而物正也則化當作感化之化上句從善世歸到  
 德上去下句從德博又歸到善世上去便是交互說

非君位而備君德茲其所以與九五同稱大人與隆  
 山李氏曰乾畫一實則生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  
 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二字始于庖羲心畫而實天  
 地自然之理也不可不知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  
 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果何為哉進德修業焉耳何謂進德忠信所以進德也傳不着解祇加內積二字朱子曰積字說的好本義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亦是就裏面說蓋以德者得之于心也總是要肫懇篤實則得于心者自然日新月盛而不能已矣朱子曰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且如破釜說焚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无還心如此方會廝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何謂修業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傳云擇言篤志擇言解修辭固當篤志解立誠未甚顯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立誠若祇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己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朱子所謂說的來洞洞流轉者此也或問立誠不在制

行上說而專指修辭何也朱子曰人不誠處多在言

語上又曰人多將言語做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  
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故本義曰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便是兼制行說又曰修辭立誠便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又曰修辭立誠祇于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者祇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合程子之言熟讀之始盡修辭立誠之意學者宜書紳書壁不可作訓詁看過愚嘗謂我輩矢志要做箇人究竟做不起来都被糊言亂語誤了修辭有二義言語躁妄宜慎重者則當修省言語閑冗沒關係者則當修治必如朱子所云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者而後可言立誠也昔司馬溫公告劉元城以誠而曰自不妄語始元城隍枯七年而後成其有得于修辭立誠之

道乎橫渠解此句直作著書立言說亦是一理前曰  
 修業修者整頓振飾之意後曰居業居者安享其成  
 也修是為那居的張本居是從那修裏來有用功成  
 功之分知至至之傳以為致知所謂始條理者知之  
 事也知終終之傳以為力行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朱子大意亦分屬知行愚意知至知終統以知言  
 也至之終之統以行言也知至是知到下手處至之  
 便是下手了知終是知到盡頭處終之便是盡頭了  
 看到那裏就做到那裏即知以為行知甫及之而仁  
 便能守之也幾非知幾之幾即顏氏之子其庶幾乎  
 之幾可與幾即可與進德也能集義能精義而後能  
 存義存義者萬理具備惟所用之也可與存義即可  
 與居業也本義明以進德修業分屬兩段矣且曰至  
 之乃行也何又以前段專屬知後段專屬行乎從下  
 卦論之三居上則君子進德修業于上豈有駑馬者  
 乎從上卦論之三在下則君子進德修業于下豈有

憂馬者乎無時不進德修業故難以剛居剛而無咎  
 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  
 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  
 咎  
 在淵下也躍則上矣跡似无常而心有常非枉道以  
 從人也在下退也上則進矣跡似无恒而心有恒非  
 絕類以自異也夙昔進德修業原非獨善一身而已  
 正欲及時圖治使天下共沐其德共庇其業也大公  
 无我何咎之有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聖人物親句是主上六句及下二句俱是客末句則  
 總結之也同聲相應以僨伍之唱和言也下至鷄犬  
 之類亦然孟子鷄鳴狗吠達乎四境同聲相應也同

氣相求以臭味之投合言也。下至磁鐵之類亦然。吳氏曰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鐵，同氣相求也。水潤下，故流濕，火炎上，故就燥，其性然也。龍興致雲虎嘯生風，其體然也。聖人作而飛在天矣，萬物覩言人皆利見之也。所謂望日瞻雲也。傳云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本義主康節說以人為動物，親上草木為植物，親下上從上之類，下從下之類，也不如傳更確，萬物以類相從，聖人之于人亦類也。

但出乎其類耳，故興起于上而人皆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龍故貴居最上，故高在卦之外，故无位无民自四以下皆從五，故无輔，孤而睽動，安得吉？是以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

前曰陽在下，重在護陽，此但曰下則越次躡等，非所宜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作用舍之舍，或作傳舍之舍，言若羈旅然，非其正位也，亦通。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者言體之于身，非但凜之于心也。傳曰：進德修業，蓋以德業為事，以進修為行，甚確。

或躍在淵，自試也。

設身以處其地而審度之，非冒進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以天道治天下，恭已无為而化馳若神，故曰上治。近見訂詁，正同此解，傳曰：上之治也。本義曰：居上以治。

下俱不說開，為是避天下治也。一句。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而不變，則禍患隨之。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亨利貞之德，統于元，故曰乾元用九則剛而能柔，經。

綸天下胥本諸此豈曰小補之哉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淵而凝之以厚其積韜而戰之以固其鋒何用之敢云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一鄉一國沒箇人物便覺黯然无色九二天下一人豈不令世界光榮精彩許多傳與本義俱就被化說亦是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當九三之時而不乾乾惕若則厲矣故與時偕行進進而不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時當改革天運為之一新矣潛而不躍其何以自安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初曰隱德二曰中德三四曰進德皆天德也而位不足以及稱之惟五在天乃可曰位乎天德德與位兩相

稱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也者與之偕行則可與之偕極則不可極則亢而

悔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者過乎則柔者不及乎則用九則剛柔適宜天然恰好之品節出焉乃曉然共見之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元亨利貞兼傳逐段說文言開口便四句說至此祇兩句說又一句說愈說愈約矣若曰乾者元而亨者也亦自分明必合元于乾而加始字以見元德无不統括萬物資之以始即資之以亨也

利貞者性情也

傳云以性情言謂之乾乾之性情如何在利貞上見得本義所謂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是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形形色色光輝發越美利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元而亨亨而利者也。不言所利貞也。蕩蕩乎无能名之意也。不言所利者，傳云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本義引或人之言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說得最明。晚王註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二語獨到，明道定性書用之。後儒用其意者，皆以為本于程而不知本于王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傳曰：此一節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也。方以大矣哉結上，又以大哉起下，總是極口贊嘆之辭。乾陽故剛而健，本義曰：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分疏甚明。又曰：純者不雜于陰，柔粹者不雜于邪，惡恐不似贊語，竊謂純者純一无敗雜也，粹者粹美无渣滓也，精者至純至粹而一无痕迹也。若夫純粹者，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者也。二語確甚，勝傳六德之

說矣。下面就作易聖人說。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爻者效也。效乾道而發揮于六爻之中，旁引曲喻以盡其義類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若此者，豈徒託諸空言乎？時乘潛龍，則有潛的道理；時乘見龍，則有見的道理；推而至于惕、躍、飛、亢，莫不皆然。變變化化，與天同運，如雲之行，渾淪磅礴如雨之施，優渥沾足，功德普被，而天下久安長治矣。六爻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乘六龍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說得恁地詳明。本義曰：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只加三閔字，便自醒發，說得恁地約要。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成德者也得之心必微之事宜有不可見諸行事之日哉但時方處潛未能見故未能成其所以行傳曰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焦氏云或世道未亨或君聘未至得之矣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又從進德修業而推本言之學以窮古今之理而匯其歸故曰聚問以剖疑似之闢而析其幾故曰辨

學問而有自矜之意則其德業狹矣須寬以居之浩

浩乎其莫不容納也學問而有自私之意則其德業薄矣須仁以行之肫肫乎其莫非胞與也二臣位乾

二非臣也故再言君德以明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三以下乾之上承上乾故重剛非二五故不中非五則上不飛于天非二則下不見于田時之危也甚矣

因乾乾之時惕而為乾乾之心故雖危不危而无咎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以上乾之下乘下乾故重剛重字非衍也不中不見不飛與三同而又曰中不在人何也三人位下履

二地猶可惕而安四人位居三上焦氏所謂立于頭上空虛之處也視三之危倍甚矣故可以躍而稱或

或者遲回未決之辭也故曰疑无咎昔漢文帝為代

藩入正大統嘗有疑于諸大臣矣賴宗昌之言卒踐飛龍之位其事正與此爻同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夫九五之大人為萬物所利見者豈尋常功用所可擬乎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之德也大人覆載萬

物而不有其德與天地合矣以此句為主下三句俱從天地說出日月天地之德所明也大人无私照而光被萬物與日月合其明矣四時天地之德所行也大人无愆時而運周萬物與四時合其序矣鬼神奉天地之德福善禍淫者也大人彰善癉惡使萬物趨吉而避凶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先天而天弗違謂創制立法功奪造化也後天而奉天時謂繼志述事功侔造化也天弗違而地在其中而人與鬼神可類推而知矣蓋天者理而已矣人則稟賦此理者也鬼神則往來屈伸此理者也此一節正學聚問辨之極功而聖作物觀之實事也本義曰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物之私是以拘于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若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皆切實有至理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

知喪

身有進必有退位有存必有亡人之道也物有得必有喪天之道也存謂見在亡謂逝去亢也者窮于上而不知反于下知進而不知退也極為九而不知變為六知存而不知亡也知自高貴而不知其元位无民无輔知得而不知喪也昧于天人之道理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進退存亡不復言得喪者得喪在天進退存亡在我也盡其在我者以聽于天故不失其正也正貞也乾之德以元始以貞終也本義曰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于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說的聖人心事出又曰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妙絕

坤上

坤元亨利北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

得明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而繼之以坤者陽倡陰和元孤立孤行之理也乾為龍坤為馬御天行地之分也乾為馬坤為牝馬陽奇陰偶之義也君子有攸往傳貞取象傳之辭加之朱子以為祇是虛句引起下文來極是傳義皆以先迷後得為句主利為句竊意易凡言利者皆貞也未有言主利者以利為主豈可訓乎後儒以先迷為句後得主利為句極有理蓋陰為和不為倡先陽則有迷錯之愆後陽則得所主而利矣又陽明陰暗先陽則昔明任暗故迷後陽則舍暗投明故得主孔疏原有此解文言後得主而有常尤為確證程朱乃謂主字下脫利字蛇足矣西南陰方得朋則喪主而象陰无以成功東北陽方喪朋則得主而從之乃可與乾合德陰以從陽為貞安其貞而不變吉可知已此說所從來甚遠註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之為物必離其黨之于反類而後獲安貞吉疏曰以人事言之象

人臣離其黨而入君之朝女子離其家而入夫之室傳曰離喪其朋類乃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此理自不可易愚意陰必從陽天地不易之正理亦常理也今不從陽而從陰是反正反常豈所語于坤德乎孔氏曰猶人既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方是重陰柔弱故非吉也

此按後得主以孔子文言為據其說自不可易折中云得朋喪朋正與上之得主相對蓋言主者惟知有主而已則類非所私也然亦有時而宜于得朋者西南是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濟于是而

得朋正所以然主之事是得朋即得主也惟東方者受命之先北方者告成之候稟命歸功已无私焉而又何別類之足云故必喪朋而後得主也其說最為曉暢學者所宜留心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傳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于尊卑之辨謹嚴如此如此說纔見聖人下筆之妙或曰至者行而到之謂不直訓極蓋乾道德樣大坤便都能到的故以至哉贊之游氏曰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坤元即



乾元非有二元也萬物皆發育于此故曰資生猶子之成形于母也乃順天而承之受其所施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翁受故厚厚故萬物載焉乾德无疆而坤合之所以配乾也此以上總釋元義也自坤之靜翁者言之則為含為弘含以言乎其蘊藉也弘以言乎其恢廓也自坤之動聞者言之則為光為大光以言乎其昭著也大以言乎其普被也傳曰以四者形容地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品物咸亨則亦嘉之會矣此以上釋亨義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馬而牝自坤道成又以其柔順而健行故曰地類傳曰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為柔也是則柔順所利之貞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此以上釋利貞之義兼釋君子有攸往也前言坤德合乾

德至此又言君子之德合坤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先迷則失承天之道後順則得承天之常柔順不柔順之分也西南得朋巽離兌也推類是與未可以為常道也東北喪朋震坎艮也離失羣類乃因陽而成生育之功得道有常故終有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者安守常道也守常道之吉德合无疆也地之應天者如是君子之應地者亦如是三言无疆從天說到地上來從地說到君子身上來言有序而意加切矣參同契曰雄不獨處雌不孤居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燕秦通言張儀合媒推心調諧合為夫妻敵髮腐齒終不相知此得朋善喻也而喪朋之慶可知已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傳曰地勢坤取其順厚之象本義高下相因无窮雖是說順而厚亦在其中矣君子觀其象而以厚德載物包括无外者其體也曲成多方者其用也恩不市功不居非道非義不較者其量也是故誠信其德則為忠厚沉默其德則為長厚肫懇其德則為仁厚皆所以在宥羣生舉胞與之擔而一身肩荷之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方一陰始生便知五陰都要漸次到的故曰履霜堅冰至杜紫消萌之道不可不講也按坤初六在姤為五月一陰始生便有凝意以其由發散而翕聚也此時陰氣在下催逼上陽氣來故天道越炎熱了然陰之井泉則已寒故雖堅冰之時甚遠而聖人見微知著早有以處之若云初凍則坤之十月矣豈待智者而知哉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霜者陰氣凝結之始也馴致沿習因循之意泄泄昏昏釀成大惡而不悟也春秋公子棠請殺桓公履霜之漸也隱公不悟以及鍾巫之禍唐高宗命武氏蓄髮履霜之漸也房褚諸公不悟以及誅滅唐室之禍可无涼與本義云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陰陽二義類如此分合說到參贊處纔是聖人作易之旨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五爻俱未盡善惟六二中正故地道有獨歸焉此八卦之主爻也直者生理四達无所屈抑也方者生質已定无所移易也大者生氣沛然充塞兩間无所限量也直方大則无不利矣然皆出于自然无所用力

也傳曰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北馬也言氣則先大氣之體也于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此皆學易者所當知也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易酌 卷一 三九

六二中正動以中故直動以正故方言直方則大在其中矣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坤以美利利天下不習所利地道其著于此乎初爻言道戒其馴上爻言道戒其窮二之道盡善故贊其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三陽也陽明有章象六陰也陰闇有含章象三不中正本非可貞也輻晦章美故可貞耳居上卦之下從王象居下卦之終无成有終象不居成功自言章來

克終臣職自可貞來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恐人之過于隱默以自全也故曰含章可貞非不發也以時發耳樹立建明務當其可而已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則其知足稱也光故所照者遠大故所包者廣一切才藝功名渾忘了又安有專擅之患哉張華崖曰書君者忠不言已能勤不言已勞亦无成有終之義也傳曰象只舉上句解義則並及下

易酌 卷一 三九

文他卦皆然此義宜知又曰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又曰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呂氏曰此語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惡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安著處雖強欲抑過終制不佳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過固閉終必泛溢若瓶

大水少自不泛溢都不瀆方伯恭可謂善請程傳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陰虛能受囊象也陰而又陰閉塞不開括囊象也此時有咎不可有譽亦不可咎則為人所指摘譽則為人所忌嫉也括囊者藏鋒斂鋤如結囊口而不出庶幾可免于二者矣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象不言无譽省文也慎懼則无妄動慎密則无輕泄全身遠害之道也朱子宜去宜隱二義極好不然隱忍忌諱為啞為聾非易教矣按四重陰不中俱宜就時位言故傳曰上下間隔以立危疑之地也疏曰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

六五黃裳元吉

傳罪芬媯武之言朱子非之謂爻中原无此意焦氏引周官注及詩綠衣黃裳之喻謂言黃裳于坤六五

則知為乾九五之配矣坤爻純陰嫌于言君又不可以臣當之故取象于后以存君臣又嫌于敵乾故象下裳示坤當下于乾也聖人謹于君臣之辨如此此說極有證據但爻中亦未見此意李氏以九五為堯舜以六五為皋夔稷契乾坤二卦相應其理極是恐亦未切五意惟馮氏云百官總已以聽三代之常制人臣而行君事何世无之惟忠誠純至臨大節而不可奪如黃裳者是賴而後成社稷之功此說頗為得之其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乎黃屬土坤之色裳在下坤之位攝飛龍之位安北馬之貞元德元勳何吉如之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裳文也在上卦之中故居高能下彰施其美如是也按本義引于服惠伯告南蒯之言以為占法竊意未然爻辭居中守下則有大善之吉若反中謀上凶可知已正教以謹守為臣之分也惠伯不能申明言

外之意使南荆體會爻辭而用之乃與言忠信之事  
曰不可以占險曰筮雖當未也講是非不講禍福豈  
足以動小人之心哉无惑乎王之不聽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極而居最上之地與陽為敵矣能无戰乎不曰陰  
與陽戰而曰龍戰胡氏所謂與春秋王師敗績于茅  
戎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是也戰于卦外故曰野  
陰慘之象故曰血兩敗俱傷故曰其血玄黃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其道窮正與馴致其道相應方其時便逆料有今日  
之禍矣陰盛而至于窮極殺運所由興也漢李郭挾  
獻帝奔走蒙塵互相攻殺頗類此文胡氏曰初曰堅  
冰至者防龍戰之禍于其始上曰龍戰于野者著堅  
冰之至于其終也照應甚好

用六利永貞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蓋合一卦六爻而用之也用

者用其變也坤變而為乾則健行不息故曰利永貞  
胡氏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  
質者當知之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陰雖小其始也變而陽以大終也乾之體  
首出者也其用却云无首坤之體安貞者也其用却  
云永貞明于乾坤之體用者其他可觸類而通之矣  
謹按用九之變陰前卦辨之詳矣此節之大終說者  
俱以變陽為大終夫以變陽為大終直變陰者亦可

曰小終乎竊意乾知大始故所重在元所云无首與  
不可為首者即中庸所謂既无虛假自无開闢所  
謂不須另起頭是也總要打在健字上去坤作成  
物故所重在貞所云永貞大終者即其在初而謀復  
痛之戒在二而有直方之利在三則守合章之貞在  
四則為括囊之慎在五則有黃裳之吉在上則无龍  
戰之傷所謂永貞而大其終者也蓋大終者即貞之  
上九以存終也之愈總要打在厚字上去健是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坤順天故至柔順天而動則健矣故剛其體愜然故  
至靜生之德固有變遷故方傳曰剛動故應乾不  
違靜方故生物有常此釋北馬之貞也

後得主而有常

後則得乾為主而以大終故有常此釋利義也主下不必添利字疏云陰主退若在事之後不為物先即得主也此陰之恒理故云有常此說極其的當

含萬物而化光

柔靜故含生意歛藏于內也剛方故化生意輝煌發越于外也此釋亨義也

地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贊坤道之順引起下句耳承天時行正其所以順也如承天春夏之時則有生長之道承天秋冬之時則有收藏之道不先時亦不後時也此釋坤之元即乾之元也本義曰後釋順承天之義正指坤元言胡氏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而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而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貞也此說從本義來正見聖人立言之妙蒙引非之不亦過乎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此示初六以謹微之道也天下事莫不積于微而成于著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者禍福之原也是故亂臣賊子其罪固不容誅矣揆厥由来要亦君父養成之春秋之法在于端本清源殆以此耳使辨之早而慎所積以防其漸則有慶无殃何堅冰之足慮哉順依本義作慎極是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六二所謂直者在人心為肅然端一處蓋其正也所謂方者在人心為截然裁制處蓋其義也君子以六二為德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梁溪先生曰知直方之動靜一體而成靜中有毫髮私念攙和便不能直動中有毫髮世情粘帶便不能方愈直則愈方愈

方則愈直妙處真不容言也伊川先生言敬每以整齊嚴肅四字恰好形容得一箇正字先生析理精微多此類敬內義外本義但贊程傳之備而不另着解程傳于上句但加主字蓋主一无適以為體而无一念之紆曲也于下句但加守字蓋隨時制宜以為用而无一事之瓦合也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則見敬以直內非以敬直內義以方外非以義方外也義形于外非在外也則見義本于敬而不可以內外岐其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明道所謂敬義夾持上達天德自此也敬以直內德盛于內矣內不孤也若形之外者不能是非非一切順理而行到恰好處則外孤義以方外德盛于外矣外不孤也若存之內者无常惺惺法使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內孤孤者狹小之意內外不孤此直方之所以為大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行无留難而左宜右有也又何疑乎不疑而又何習乎學乾者

須從九三八學坤者須從六二八故聖人于兩爻之辭詳復詳切如此讀易者不能于此身體力行之无為貴易矣蒙引云讀易之乾而得進修之方讀易之坤而得敬義之訓然乾之進修非坤之敬義則无以為之具也已其曰忠信則敬之謂也其曰修辭立誠即義之謂也今就其言思之忠信者凡事要盡心凡事要辨實去做這便是小心无敢慢的意思豈非敬之謂乎修辭立誠者凡事皆如其口罔不心安理得自然處處做的妥當豈非敬之謂乎二爻之義正宜如此開合方為得解

謹按理學家動云存誠主敬今此二義源于易之乾坤則易者其理學之宗乎竊嘗思之乾之畫奇奇故實而主于誠然體實而用則虛用而不虛則誠不能明而為從非教人之愚誠矣惟以虛用則以實心體實理而次第淺深无或淪其則矣坤之畫偶偶故虛而主于敬然體虛而用則實用而不實則敬而无實而為聲音笑貌之虛文矣唯以實用則唯虛心能虛受而尊卑陰陽无或與其度矣且乾之德剛故立誠者通權達變无不可而不論于鄉原之說也誠者聖人之德也坤之德方故主敬者秉禮守義持正不阿而不致夫達士之圓通敬者賢人之學也誠誠則无不能敬敬則不必皆誠也圓則未有不方

則亦叮至固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節以地道明臣道而並及妻道也陰雖有美舍之不敢見其美也以從王事弗敢成不敢居其美也此臣道也臣道法地妻道亦然語曰婦人无才便是德否則北鷄司辰惟家之索已地也妻也臣也分則三而道則一也未復專言地道舉大者以例其餘也地本以成為道而无其成唯有代乾終事而已曰代仍是弗敢有之意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枯藁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上二句是容下二句是主天地變化草木蕃陽明之象也天地閉賢人隱重陰之象也枯藁无咎无譽其以身之隱應天地之閉乎蓋言慎也防閑之意遠蓋言謹也輻斂之功勝

君子黃中通理

三與五俱陰包陽故有章美之象三不中故舍五中故積內而炳外也君子之德黃指居中環應之樞而表裏精粗洞達无碍極渾厚者又極精明也

正位居體

陰居陽位非正然坤為土土居中央不以四時易位則正矣觀河圖洛書可見正位者處五之尊而不以為嫌也然為蒙不為衣謙抑遜順安居為下之體位

彌高者體彌卑也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通理則美在其中非有表著之迹也正位居體則美形諸外矣暢于四支德潤身畔面盎背也發于事業道經世懋勳底績也美至此何以加諸然得力却自敬義來六五二非有兩君子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馬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馬夫亥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盛極儼然以陽自居幾莫辨其大與小矣故疑疑則不安其位故戰時方六陰人以為无陽矣作易者嫌于无而稱龍尊陽也如魯昭公出奔春秋必書公所在唐武后僭號綱目必書帝在房州是也名器不可假陰欲離類以擬于陽得手類未離故稱血著陰禍也玄黃者兩敗俱傷天地失其色矣故雜然雜者時也勢也不雜者其理也天畢竟玄地畢竟黃所以正名定分表萬古不易之經也聖人抑陰扶陽之意如此

謹按乾坤二卦為易學之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從此生出故孔子繫易于此特加詳焉然而乾又自為一例坤雖加詳第與餘卦一例蓋乾為天為君其尊无對莫敢與之敵體故也至于周公爻辭特加用九用六于兩卦之後前于本節之下辨之已詳然特論其理也若就占筮變爻而論則介甫之說來氏宗之不為无見蓋六爻之位按之人身則初為趾

而上為首比之无首與既未濟之濡首皆其較著者也故以上九為羣龍之首亢而有悔則不可為首明矣若變而為柔則一變而夫再變而大壯三變而泰四變而臨五變而復其卦皆吉余向謂用九必變者此也若六則疑于陽且戰矣况變而為剛則一變而剝再變而觀三變而否四變而遯五變而姤其卦皆不吉余向謂用六不變者此也

易酌卷一

九者之不德天長六六之謂也...  
 嗚呼小民六十而後...  
 又自為一師...  
 夫古者...  
 對於...  
 五者...  
 始...  
 下...  
 惟...  
 歎...  
 傾...  
 創...

易酌卷二

祁州刁包撰

周易上經

師上

君道以濟世安民為事屯建侯作之君也師道以輔  
 世長民為事蒙求我作之師也君道立而生養逆師  
 道立而教化行此屯蒙之義所以繼乾坤而起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傳曰天下屯難未亨泰以其時言也本義曰如中穿  
 地始出而未申以其象言也蓋乾坤之後繼之以屯  
 是就混沌初開時說乾坤四德屯亦云云何也屯者  
 人道之始也上天下地而人禹立乎其中故其始原  
 與乾坤合德也震具有為之才可以濟世安民故大  
 亨然前遇坎故利貞也時方屯而在險中非堅守正  
 道鮮克有濟也勿用有攸往非不往也不輕往耳震

好動故戒之欲其安詳審顧也利建侯本義直作立君說甚是伊川序春秋曰天生萬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須是立起君來為乾坤主然後可以濟屯而收出險之功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不如本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為是蓋震屯下體也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曰剛柔始交坎屯上體也一陽陷于二陰之中故曰難生

動乎險中大亨貞

震動也坎陷而險也震坎合而為屯是動乎險中也  
在險能動便有濟屯的本領故大亨然非貞則陷亦何以亨且大哉故大亨之道必在于貞固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震象雨坎象雷雨之動滿盈疏連上句為義曰覆釋可也本義獨連下句為義曰陰陽交而雷雨作離亂晦冥塞乎兩間此解雷雨滿盈即天造草昧之象

也天造解天運未盡造者初闢之意書曰草竊是亂

意故傳曰草亂无倫序冥昧不明本義因之建侯不寧進一步說為是蓋草昧易而文明非建侯不為功然非曰侯一建而遂弛其擔也未建侯之先天心人望迫之矣故須正其位號以凝命既建侯之後天經地義屬之矣故須竭其股肱以効忠不寧者卧薪嘗膽之義也傳曰雖建侯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本義曰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俱是進一步說索引發明本義曰如更始諸將一立了更始便即日夜縱情于聲色識者知其不終矣引証極好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氣四合變化之象也雷震百里鼓動之象也造化之功用從此著矣君子法其象以經綸所以變化鼓動一世而為君子之功用也按經綸者治絲之義經引之即今之治牽絲也綸理之即今之治刷絲也牽

而引之使不斷給而理之使不亂也索引曰此與經  
 綸天下之大經解不同經綸天下之大經以五倫言  
 此只就濟屯上說所謂治亂民猶亂繩也析理精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初以剛居剛易于動故說者多以磐桓為戒辭呂東  
 萊曰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能與時消息自制其  
 剛磐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之強也此正所謂  
 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執謂以剛為戒乎此說甚確

易  
卷二

四

傳曰初以陽在下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本義曰初  
 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陷險之爻故磐桓  
 皆以象言也傳曰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遠進則犯難  
 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  
 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此處屯者  
 守身格言也如揚雄際王莽之屯而不能守正苟或  
 際曹操之屯而不能守正傳所謂失其義者夫剛明  
 既是有為居貞又復有守有為有守人君之度故利

建以為侯也初為成卦之主爻之磐桓即卦之勿用  
 有攸往也爻之利居貞即卦之居貞也爻之利建侯  
 即卦所利建之侯也但卦言利建侯指已建人爻言  
 利建侯指人建已辭同而意異不可不知也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雖盤桓非曰獨善其身而已也蓋將以無善天下  
 大行其濟世安民之正志傳曰有濟屯之志釋正意  
 又曰有濟屯之用釋行正意也此二句釋磐桓利居

易  
卷二

五

貞陽貴陰賤一陽處二陰之下以貴下賤也下賤則  
 謙謙君子萬民服也民心所服即天命所歸此二句  
 釋利建侯又曰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  
 之才而下于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  
 貴下賤也貴指才德出類說若以位言便于立君有  
 礙故傳又特申此一轉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守十年  
 乃守

柔順中正上與五為正應乃為二陰所隔下與初比  
 受其逼脇是以屯難遭回傳曰如助辭也乘馬欲從  
 正應而又班如不能進有所掣肘故也疏引子夏傳  
 云班如謂相牽不進也較傳義分布更顯亮傳曰二  
 逼近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常屯時固難  
 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非逼于寇難則往  
 求于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正應謂五  
 寇謂初註疏原如此解朱子以為費力但云匪寇也  
 乃求與已為婚媾耳觀此卦兩言婚媾一在四以與  
 初為正應也一在二以與五為正應也女子謂二也  
 中正故貞待五之婚媾而以初為寇故不字伊川所  
 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遲之又久乃至十年獲正  
 應而始字矣傳曰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  
 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  
 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正須曉的

說按易言匪寇婚媾者三屯二晉四睽上屯本義記  
 傳說各不同故拆中坎摩者擇而取之為當知味傳

義未嘗不合但其說不甚暢耳蓋此卦之義當屯難  
 之時二為初剛所逼故有遭回不進之象然陰者陽  
 所求也故在初以為非婚媾而匪寇初非二之應也  
 故二以為寇而不與為婚媾又辭自明象傳亦顯若  
 賁之六四則謂其往應初九與此卦之六四同世之  
 上九則與六三始離而終合謂其張弛故射者匪寇  
 也乃因其為已之婚媾故耳遇兩則合矣取象于馬  
 說見明夷二爻下班如者凡馬按班排對皆按徐  
 行故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受制于寇愆期不行六二之患難也揆厥所由以其  
 居初之上乘剛故耳傳曰十年數之終也本義曰數  
 窮理極數窮則變理極則通嘗讀春秋傳曰天道十  
 年一周人事十年一變所謂屯極而通之時也反其  
 常道斯免于難而與五為婚媾矣難于初者其變也  
 反于五者其常也有變必有常此天道之不易者也  
 甄濟正應在唐而不以安寇之剛失不字之貞管寧  
 正應在漢而不以曹寇之剛失不字之貞其善處屯  
 者乎厥後唐反常而甄字之漢不反常管卒于魏亦  
 所遇有幸有不幸焉耳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其體本柔其位不正又上无正應无一足

恃徒以居剛妄動希圖非分祇取敗耳故為即鹿无

虞陷入林中之象傳曰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虞之

无虞之者則惟陷于林莽中朱子曰鹿陽物也指

五言昔人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然則三之逐鹿

明以九五自擬而不能得賢人相助為理其有幸乎

徒勞罔功如項羽更始劉盆子之類是也傳曰君子

見事之幾微蓋乘幾先之哲權衡其間惟有舍而勿

即一著庶免于難不然或承之蓋耳如范增知豎子

不足與謀未能見幾而作卒以憂危其亦可咎哉

說按朱子語類謂沙隨成樞唐人郭京以為鹿當作  
鹿云得之王柄嗣與梓康伯易注近見水註亦以作  
鹿為是竊意此卦中爻上體為兌三乃其初畫正當  
艮山之足所謂鹿也步之取象或者以此若以所逐  
鹿則象傳從舍一句此視  
始矣學也者擇取之可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謂心合乎禽也蒙引所謂禽荒所謂以身殉物

是也說遇獲禽君子不為故決然舍去安肯冒昧而

往以致蓋吝且陷窮困之災也按初九宜建侯而不

宜舍也六三宜舍而不宜建侯也建侯之不可不慎

也如此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居近君之位无濟屯之才故亦有乘馬班如之

象然已之才不足而求賢以自助亦濟屯之善道也

傳曰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剛

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

而无所不利也此說又為居公卿之位而短于才者

開一法門如單士安之于冠軍盧懷慎之于姚崇宋

璟以至李吉甫使裴均疏三十人薦于朝數月之間

選用畧盡皆可謂求婚媾而往者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求賢而往共濟國事不謹已之短不沒人之長非有

過人之識不能也故曰明居得濟之地已不能而遂

已至暗者也象正言之許其明傳反言之戒其闇皆所以為六四之良劑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可以濟屯矣乃上下為二陰所蔽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屯有君无臣故為屯其膏之象本義曰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此以象言也傳曰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此以理言也大貞凶傳以魯昭公高貴

易  
卷二

鄉公之事証之謂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也小貞吉傳以盤庚周宣証之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胡傳曰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蓋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至昭公避齊一傳又全引九五爻象明之此說正用程傳蓋春秋與易互相發明其理不可易也 按魯昭公欲伐季氏子家子曰

季氏得民久君无多辱公不從意如登臺請罪弗許

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日入慝作弗可

知也弗聽于是叔孫氏孟氏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

謀出齊齊卒以客死 高貴鄉公魏主曹髦也見威

權日去不勝其忿謂羣臣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

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

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之

易  
卷二

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

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髦曰行之決矣遂拔劍

升策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太子舍人成

濟以賈充命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以上二君所謂

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

宜矣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者是也大貞凶之謂也

按盤庚承商九世之亂諸侯莫朝乃脩先王之法則

以成德自勉讀盤庚三篇雖其民怨誹逆命終不之

怒惟引咎自責益開衆信此商之不亡而復興也

周宣承厲王之亂天下不復宗周乃更失理布德教

舉遺士早朝宴罷卒成中興之名以上二君傳所謂

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以道

馴致為之不暴者是也小貞吉之謂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膏所以施也施所以光也屯則有施之具无施之實

所以未光張中溪曰光陽德也五陽體本明以陷于

坎中為二陰所揜故曰施未光也最切象意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以陰柔處屯之終險之極又下無正應退无所

依進无所往故為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之象蓋言其

屯極而莫可誰何也竊意此文唐之文宗頗為似之

援周報漢獻以白比泣下沾襟正是此象又嘗因是

而有感于蘇武李陵也武在沙漠衛律等多方降之

不少屈所謂女子貞不字也越十九年歸漢以為典

屬國所謂十年乃字也陵降則字于沙漠矣屢思歸

漢而未能也所謂乘馬班如也每對武泣數行下所

謂泣血漣如也二子皆濟屯之才一為六二流芳百

代一為上六貽臭萬年何可不慎所字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聖人無棄人曰何可長也者慨嘆之辭教之自尋出

路不可徒為无益之泣也東萊屯極而通之說當矣

傳曰夫卦者事也又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

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

矣梁溪所謂无之而不可見易者正謂是也

䷂ 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利貞

山上水下則下為上所蔽內險外止則內為外所道

蒙之象也混沌未繫情識未開儘自充拓得去故有

亨道焉屯言元蒙不言元何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始



生而釋為蒙蒙次屯故言亨而不言元也蒙亨就卦之全體言以下則指九二也二懷德以中正自守故无求于五五才德未成下與二為正應故俯躬求之傳云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于上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伊川于易言如是行亦如是故被朝命為諶官三辭而後就職既就職不請俸不求封唯力爭坐論之禮舉朝以為迂濶以為倨傲而不知匪我求童蒙先生善用易也傳曰筮占決也本乎初心純一无他故告之再三則非其初矣瀆慢不敬彼无以受之而此何以施之故不告也利貞者養蒙之道利在則貞正固蒙者本色也發蒙之道即以蒙發之豈有他哉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艮在上為山坎在下為險此卦象也坎險而艮止此

卦德也蒙則其名晦昧不明則其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云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時中謂處得其中也本義云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也

二說俱確宜參看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之志應

于二也五求二非二求五何以言應見二顯未有以

招之然實有以感之也呂東萊曰說者多謂發蒙者

不可自屈必待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

急于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也此

固是正理然人或不善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

接學者亦望風不敢近寡徒少與道卒不明要須詳

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于感

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

有感應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此說最得

聖人與人為善之心九二剛中以剛中者以全體開

示之所謂無隱也再三清蒙之濟也若不問其誠否

而告之非惟不能信受益滋煩聒我又濟蒙矣蒙不

可濟故不告也貞者正也罔念作狂只是不正克念

作聖只是正利貞者利以正作聖也然非蒙則无以

養之傳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

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于蒙

易二

十六

學之至善也大抵孩心未喪是學者大基本從此培

植起來自會長進有志聖人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下出泉其所淵源者深矣盈科放海之勢具足于

此而不能自達故為蒙君子觀其象而以之剛果其

行勇往直前更無迴避如水之動晝夜不舍也涵育

其德薰陶銘鏤更无躁急如山之靜艮止不遷也源

流合而體用亦該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以陰暗居下民之蒙而待發者也或開發或啓發

皆所以正蒙也發蒙之道云何利用刑人即書扑作

教刑之刑記所謂夏楚二物是也傳曰自古聖王為

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

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為政

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

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

易二

十七

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

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

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此理極好蓋心為斧

斤所伐則身為桎梏所縛昏蒙之極自囚自束如桎

之在足梏之在手惟刑罰得中然後斯民有所措手

足矣本義不然但云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

觀其後蓋明刑勅法又就中放寬一步刑威中具有

德威也此理亦好當與傳並行不可偏廢以往吝言

一意用刑則革而不革心非發蒙之道為可羞吝也  
註按此爻之義傳與義雖俱有理而各不同若王氏  
介甫似王氏宗傳則謂此節只是一反一正口氣如  
師出以律失律凶之比折中若有取焉竊謂以上諸  
說理雖長而似欠順適若以用說為句杜捨連下文  
則則順矣蓋初之蒙所謂咎之蒙也故用說以  
刑是也蓋刑以弼教凡以使人改其舊染之惡蒙也  
用說者謂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亦改數在寬之意也  
不然而束縛之拘迫之如加桎梏以往則民无所措  
手足或革面不革心或苟免而無所去道也故象傳  
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蓋謂發蒙之所以利用刑人  
者以正其法使人知畏而已不必過于嚴急也鄙俚  
之見存之  
以質高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傳曰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  
由之漸至于化也數語發蒙意盡矣又恐人誤認正  
法二字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  
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  
知教化在其中矣得此一轉其理益明又為末世用  
法者下一針砭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剛中上下五爻不分陰與陽皆在含蓋之中有

包蒙象發蒙養蒙猶與蒙為二包則直合羣蒙為一  
體而發之養之易易矣故吉也四爻皆陰有婦象二  
以陽受陰有納婦象婦人陰柔昏暗蒙之極也納婦  
者采及芻蕘工替之意納與包當有別包者量足以  
容物也在宥之德大納者謙足以受益也好善之德  
優德懋懋功臣克國猶子克家也五居尊有父象二  
承五有子象下任上事而剛中之德時指咸宜有子

克家象鐘鼎之勲直視為箕裘之業者言是家常本  
分事不敢自有其功也傳曰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  
也尚曰清問下民以君道釋納婦之義也二臣位宜  
以臣道之發蒙者言之孔明集眾思廣忠益亦庶乎  
包蒙納婦之吉矣鞠躬盡瘁成鼎足之業則子克家  
也昭烈順巽其六五之童蒙乎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以二五之分言之上剛也下柔也以二五之德言之

下剛也上柔也又五求二故柔二匪求五故剛柔  
接言情也情發乎志志相應故情相接自古未有上  
下之情否隔不通而能成治蒙之功者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去上九正應尚遠而下比  
九二見其得時為君陰所歸遂舍正應從之勿用取  
女拒之而不納也金夫傳作多金之夫是也見金夫  
不有躬只是見富貴人動了心遂不自愛惜虧體而

易  
二

二

失身也以身徇金夫唯利是從而不知其无所利也  
視七二女子守不字之貞當愧死矣五爻皆言蒙此  
獨不言蒙者以其蒙心盡喪也按蔡子英元進士也  
太祖授之官固辭曰臣事君猶女適人一與之醜終  
身不改可謂見躬而不見金夫者也危素授官未幾  
即以余闕愧之其勿用取女之明鑑乎馮道以五朝  
為金夫范質以宋為金夫皆不有其躬者也嘗試譬  
之有二女于此其一善以禮自防日切感悅夫之

懼其一錯穴隙相窺取女者宜何從焉吾知必取其  
守身者而舍其失身者勿用取女人有同心而當局  
則迷謂之何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不順當如傳作邪僻之行說若依本義作慎則五曰  
順以孫上曰上下順皆言順曷獨于此遂通用古字  
也

六四困蒙吝

易  
二

二

以陰居陰上下又皆陰又无正應蒙而困者也困蒙  
者正如桎梏在身而不能說故可羞張中溪曰隆師  
親友則困知與學知生知一也抑思上遠上九下遠  
九二雖欲隆而親之得乎夫亦尋師訪友焉可矣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陰虛陽實遠實者遠于陽剛之賢而无所資也四之  
上為五五陰也而近上九四之下為三三陰也而近  
九二四與五三陰所同也遠于陽所獨也

六五童蒙吉

五以柔中居尊下求剛明之賢付以天下之蒙而已  
不與言可知也傳與本義俱以童為純一未發而資  
于人蓋元初面目未成彫喪所謂赤子之心不失而  
可以為大人者也太甲成王及漢昭帝殆其選乎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謂從善弗弗巽謂卑以自牧也傳曰舍已從人順  
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于天下矣何等確

易說

三

爻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上九居高過剛不中故不能包蒙而其象為擊蒙也  
擊者搏擊之意恐涉亢暴故戒之云不利為寇利禦  
寇也傳曰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  
之誅三監是也肆為貪暴乃為寇也若秦皇漢武窮  
兵誅伐是也明其道則朝廷之待叛臣中國之待四  
譯君子之待小人皆可以類推矣朱子云作用兵說

易酌

恐只當得一事用竊意未然按綱目書法曰某入寇

曰遠某將兵擊之讀又辭自當作用兵說但用時不  
妨隨事變通耳本義別立說以為擊蒙之道政治太  
深取必太過則反為之害惟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  
則雖過于嚴密乃為得宜試從其意推之外誘者聲  
色貨利之私也捍之使不入也真純者粹然至善之  
性也全之使不虧也是以外誘為寇以捍為禦以全  
為真純為正蒙也又曰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此

易說

三

理極好與傳亦不相悖

按書有苗弗率帝命禹組

征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此舜之禦寇也 按書三叔監紂于武庚故曰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當時或致辟或因或降不一  
其罰傳統曰誅者如舜流放殛殺不一其刑孟子統  
曰誅不仁是也大義滅親周公之禦寇也 按秦始  
皇聽虛生之讖命蒙恬將兵三十萬北伐生市邊陲  
所謂為寇也 按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所謂

為寇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不肯其下上順下也下不逆其上下順上也上下

交順擊蒙者亦庶乎可以包蒙矣 乾父也坤母也

震長子也故為一卦之主而建侯次子也故為一

卦之主而克家艮少子也故稱童蒙以家事付之次

子而安享其成焉至于乾之言君坤之言臣屯蒙之

言婚媾婦女則又无不詳且盡也生人之道于是乎

易說

二十四

盡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下乾三陽其勢自足以進上遇坎險故停待不前需

之象也五居尊位為需之主以陽剛中正之德信其

民故有孚孚者至誠之積于中者也中不孚則形之

外者更暗昧暗昧將到夷成碍矣惟有孚然後由光

明以至于亨通也孚而光子思所謂誠則明也光而

亨謙溪所謂明則通也至此則得正而吉可知得正

則涉大川若履平地无不利矣時方險人恒遷就以

求濟不知正者濟險之具也只是一箇正恁地陷他

不得蓋需以孚為主孚字貫到底有則俱有也傳曰

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需其

得正則吉者乎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不進非不進也有所需而不輕進也須即詩即須

易說

二十五

我友之須坎在前故險險在前故須也柔而不剛順

而不健則陷于險矣乾三陽坎一陽皆剛健而卓有

樹立故不陷也陷則困窮不陷何困窮之有夫子贊

之必云其義者剛健之德原從集義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

功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者以其位又以其德也九五天位

代天出治而以正中之故坐收有孚之效也大川

坎也利涉乾也往有功乾往而有出坎之功也或出險而能不隨波或入險而能不濡足所謂一任中流自在行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氣蒸而上升于天雨澤將降之時也所待者陰陽和洽耳故其象為需君子才德既成待時而出正與雲行而雨未施一般故飲食宴樂以需之見其寬裕自得不馳心于功名也傳曰懷抱道德安以待時飲

易二

三六

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洽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此理甚確本義云无所復為恐淪閑曠一流矣高子曰夫飲食者道腴也宴樂者道真也足于已而施及于天下故曰需于酒食天下將醉飽之矣從大象說到五爻極親切有味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一陽在下去險尚遠故為需于郊之象郊者曠遠之地也傳曰處于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

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于遠而无過也此是戒辭本義曰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于其所之象則初自能恒无庸戒矣或謂此爻如太公居東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者亦近似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郊者平坦易行之地需于郊故不犯所難行也利用恒无咎者未失其安守之常道也傳曰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此又守身者所當知

易二

三七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傳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視需于郊者異矣小有言傳義俱以為言語之傷災害之小者余意未然小字緊貼言字說謂二以剛陽之才居柔守中雖有小疵而不能以大惡相告也然究不能累其中正之體故終吉或謂此爻如郭有道

不為危言激論以取禍是也余謂陳太丘送張讓之喪亦似之

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行者寬平自如不以人言動心也雖小有言終當自愧而消釋矣傳曰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三逼近坎水故為泥需于泥視需于沙者又異矣故

不特受言語之傷而致寇難之至也蓋三剛而不中

又處二陽之上有進而逼險之象故如此或謂此爻

為陳蕃竇武及范滂等之互相標榜皆以不敬慎而

敗也亦近似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傳曰災者患難之總稱對背而言則分也以其險故

曰災以其在卦之外故曰災在外災在外而致之者

原在內爻不曰寇至而曰致寇至責有攸歸矣故象

斷之曰自我也春秋書齊國書帥師伐我胡傳曰欲

宥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三言自我豈非欲宥致寇

之由而躬自治哉敬慎者擇地而蹈不敢失足于外

也以此禦寇得致勝之策矣又何敗范之三言惕需

亦三乾故三言敬慎詩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者乎不敗謂不敗于泥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為血卦故四稱血本義云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

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

得其正需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此說極確傳曰

四以陰柔之質處于險而下當三陽之迫傷于險難

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

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註曰凡稱血者陰陽

相傷者也陰陽相近而不相得陽欲進而陰塞之則

相害也穴者陰之路也處坎之始居穴者也九三剛

進四不能推見侯則避順以聽命者也故曰需于血



出自穴也傳註正同亦皆有理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或曰順五命以聽三陽之進也蓋四以柔居柔惟不剛暴與物无競是以順而聽之不敢生事召禍也凡險難之來若以平心和氣處之亦可保無虞矣余嘗有說云血者殺傷之地四近君此君父之險所當安意以需之也若規避逃匿為穴中之藏則非臣子矣出自穴者挺身以赴臨難无苟免也四陰雖柔然上

易

需

悚人君醉酒飽德之思下有三陽為友夙以名節相砥礪是以爾爾夫子贊之曰順以聽也即順受其正之意蓋上不負中正之君而下不愧陽明之友也如此則此爻當是方孝孺景清錢鉉一流人其說特異然亦有理姑存之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五以一陽位天位而不陷于二陰又下三陽漸次上進為同德之援治成而人人樂其樂矣故為需于酒

食之象酒食宴樂之具徐氏曰優游宴樂與天下相

安于太平醉飽之福也向來如此說固好近又仔細看來宜重講貞吉二字若二字只于上句帶言之便无關係胡氏曰開闢以來生民有欲莫大于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于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五有剛中之德時乎當需且宜需于酒食以待之况在下者乎五需于酒食惟正乃吉况在下而可宴酣无度乎極得聖人立言之旨依前說則宋

易

需

太宗賜天下大酺三日庶幾此爻之義依後說則禹惡旨酒宋仁宗夜半思食燒羊肉既傳命而亟止之曰恐後遂以為例也可謂需于酒食貞吉矣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象不曰需于酒食而直曰酒食貞吉蓋見聖人意在得酒食之正矣傳曰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酒食之需必有道焉而可不正乎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居險之終无所復需矣故不曰需于穴而曰入于穴穴者陰闇不明之象也其何以出之上與九三為正應三合下二陽需極必進可不召致而來若曰能敬之尚可資其力以出穴也故終吉傳曰陰止于

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得所安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胡氏炳文曰入于穴險極而陷之象速者主召客之辭三人乾

易的

三二

三陽之象下三陽非皆與上應也有不速之象上柔順有敬之之象上獨不言需險之極无復有需也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于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无復能需惟入于險而已故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傳曰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註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者也未大失者大抵天下事雖當極險時若能小心謹慎尊禮好人亦自救濟得一半故即有失而未至于大也

註按小象言不當位者極多然皆以陰居陽或以陽居陰上六以陰居陰而亦云不當位者蓋上當需極而進之時乃陰柔不能自進而反入于穴故云云也然雖不當位而猶能謹慎故未至大失觀于此爻可以知處極逆之有道矣

☰ 坎下  
☰ 乾上

易的

三二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古人制字從言從公便是垂戒無情之意故徐氏曰不公則為訟為詐非訟也卦中六爻雖訟而終必以不訟為吉訟則凶矣此聖人所以无訟為上理也坎一陽中實有孚象上下二陰夾之有窒象又為加憂有惕象信在中而窒塞不通故訟訟而憂懼不安則得中而吉也此卦變之象也終極其事悍然无所忌憚非惕也蓋窒而喪其孚故凶此上九過剛之象也

利見大人以其孚而免于窒惕此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也不利涉大川者不向安穩路上走變幻巨渊行險以求勝也此乾乘坎之象也本義云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故不利精甚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乾在上則爲剛不能容乎其下坎在下爲險不肯安乎其上傳曰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說得甚是分曉

易說

三四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剛來得中稽之卦變之說程朱互異竊思卦變之說于易理既无所發明質之聖人畫卦之初恐亦未必及此不如勿泥其說爲是蓋象傳之意謂文王所謂訟有孚窒惕中吉者以其剛來而得中其象云云也終則成其訟矣訟成則有害身累名亡國殘家之凶可乎哉傳曰成謂窮盡其事也此戒辭也大人中正

故可尚而利見之此勉辭也虞尚贊成其尚文王之中正乎鼠牙雀角其尚召伯之中正乎入于渊者其何能淑戴胥及溺之意蓋冒險與訟與陷身深淵者无異此危辭也所以開其窒意而動其惕心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本不相違也緣天道上行亢而不能下水勢下行溺而不能上二體背戾訟所由興也君子觀于訟之象而欲絕其端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天下事初間慎重後來省多少氣力初間分明後來省多少葛藤此始之所以不可不謀也傳曰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夫亦盡其大較矣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易說

三五

初以陰柔居下位才弱則不能訟位下則不敢訟故不永所事者幾開手便求罷休也胡氏炳文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雖形于口而不盡其辭也此與需之小有言不

同需之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訟之有言  
坎也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分別最是蒙引以為无  
異同過矣終吉者以其不終訟也若終訟則終凶矣  
初與上之分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永則長矣訟長則成矣故不可也不可長即不可  
成但不可成者誨其終也不可長者戒其始也雖小  
有言一辯而明豈真有不可解之仇怨哉蓋上有剛

陽之正應故事而起而旋解終得吉耳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二與五兩剛相敵訟所不免然居柔得中故未幾逃  
避不敢遂非其情固有可恕者矣不克訟即春秋所  
謂弗克納善之辭也二與四不克訟同但剛柔異  
地故去就異宜耳不克訟歸而逋者明于尊卑之義  
歸而逋逃以自全也蔡氏曰隱兩柔之中有逋象是  
矣三百戶邑之小者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以寡約自

處視臧武仲以防求為後于魯者異矣傳曰若處強  
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肯過也處不當也傳義有所  
謂卦辭善爻辭不善者亦自有說蓋二自外來以剛  
處險為訟之主是主訟者也聽訟首罪主謀故本義  
曰本欲訟胡氏曰誅其心而言之九二剛中未有不  
善者獨訟則不善以其所處之時異耳又學易者不  
可不知

象曰不克訟歸逋寘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寘字正釋歸逋意項氏曰上二句俱是爻辭詛矣下  
二句又原其所以歸逋之故也若曰寘其身者嫌于  
以下訟上而汲汲避患也若不問上下恃剛妄動則  
患之至也如拾掇而從之又安能无眚哉此二之所  
以不為也春秋元咺措訟上下之分亡矣此又九二  
之罪人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傳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

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數語盡六三之情狀矣本義  
守舊居正四字宜玩蓋守舊則无所觀于人居正則  
无敢肆于已訟何由興故雖處危地而終吉也或從  
王事无成本義以為或以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  
成功是戒人不可從王事也殊與象傳不合程傳謂  
從上而成不在己也頗似有理學者酌之

謹按二三或以剛居柔或以柔居剛皆不當位而爻  
辭皆善何也蓋聖人肯无訟二不克訟三不為訟故  
善之也然二為成卦之主又以剛應剛宜其健訟矣  
乃以剛來得中故不克蓋刑者爭之象約于二陰之

中室之象居柔故惕不克訟故吉也至邑人三百戶  
无肯句謂處約可以免災說本王弼雖傳義皆川之  
而終不敵信其然者蓋二為士位安得有邑藉曰有  
之且不免武仲之要君矣况謂三百戶為小邑彼十  
室之邑又何稱焉誠意剛來而得中謂剛來推柔而  
得中為主即今之訟師謀主也夫邑有此人皆相習  
于告訂之風故多肯今既通實則是惕于九五之剛  
明而逃遁去矣邑无此等人刑无攻訟健訟者矣  
所以无肯也至于三雖居師大夫之位而守舊居正  
非為訟者特與上之終訟者為正應未免為所株連  
故厲然而終吉者以其為從上之事非成之于己也  
故象傳曰食舊德從上吉也若曰以其食舊德而從  
上故終得吉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本心祇是食舊德或從王事則非其舊矣无成者  
仍无改于其德也蓋一切聽命于上而不敢有所違  
悖故終得其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本義曰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  
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于正之象義何約  
也傳曰四以陽剛而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承  
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  
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  
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  
亦為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  
心復即就于命萃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  
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  
也書云方命兕族孟子曰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  
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  
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

安貞則吉矣傳之曲折周至又如此此傳之博本義之約所以不可偏廢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剛而不中能無失乎復即命渝安貞則改過遷善以柔濟之又何失之有焉

九五訟元吉

傳義俱以元為聽訟得平亦是近見高子說此爻獨

以為使民无訟此不易之論也初不永三不訟二四

不克訟凡在九五字下者皆无訟故以无吉歸之蓋

人君之職莫大于體元體元之事莫大于无訟故惟

无訟而後可稱元吉也傳曰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

大而不盡善者有矣愚謂吉大而盡善者使民无訟

之謂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二語精甚然未說到

无訟處无訟之中正則所謂中心无為以守至正而

大畏民志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過剛處訟之終健訟之凶人也窮極其訟不勝

不已三在其下又柔不能自明其強力可以取勝故

有錫命受服之象罔上受服公論所不容也故又有

終朝三褫之象旋得旋失曾何足恃所謂枉做小人

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者章身者也以訟受服適足彰其身之凶悍耳賤

惡殊甚而况敬之乎不褫尚不足敬而况終朝三褫

乎蒙引以此爻為不義侯之類蓋謂蒼頭子密函彭

寵夫婦之首以獻光武而錫命受服也

謹按蒼頭子密以奴而賦其主雖則受服不類此文

嘗聞歐陽文忠全集見彼時已者肅彈劾某官去其

人而補其缺文忠劄奏云包某素性剛直故時人

以此比之河清今日之于某官本無利其其決之心

然劫去其人而承接其任受之不辭無以服制野之

心仗乞收回成命以全其直云云頗與此文相似故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訟卦司刑者之事師卦司兵者之事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本義曰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全用傳義而統括之精甚師獨言貞何也不得已而用非先務說不得元死生存亡係焉

易附

四二

說不得亨會功兵家大忌說不得利只是要貞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即師貞之說也傳曰丈人尊嚴之稱本義曰長老之稱蓋老成持重之人也傳以司馬穰苴淮陰侯當之謂才猷謀為眾所尊信畏服便是丈人不必夙居崇高也余意尚父之暮年與周方叔之元老壯猷趙充國之无踰老臣尤為近之傳曰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象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

萬二千五百人為師故曰眾兵家有不服詐之說故

用奇用問往往以詭道行之聖人談兵只用正故貞之一字古今兵法要畧也然此言行兵之道耳若夫出兵之義則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然後可以言貞也以字朱子取春秋能左右之曰以解之極確謂五陰俱為一陽所以也五眾也陰不正也統歸一陽則眾正矣可以王謂為天下所歸往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易附

四二

剛中而不應寺岳所以无成功九二剛而得中道六五應之上下同心所謂間以內寡人制之間以外將軍制之也行險而不順春秋所以无義戰兵凶賊危坎之險也以濟世安民為主坤之順也所謂奉天討罪為匹夫匹婦復仇也在王者如傷之心視民如毒然謂鋒鏑之苦供億之煩騷擾之難堪也然上以為毒下以為雲霓民共翕然嚮往之矣其民從其眾正故吉且无咎也傳曰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

矣其義故无咎也說的甚分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由地中行兵自民間出其道不可易也後世兵農分而為二于師之義何居君子觀其象而一意撫循噢咻吾民在无事為比閭族黨在有事為伍而卒徒容保其民正所以蓄聚其衆也如地中之水平時安瀾自若一旦感長波濤洶湧便有沛然莫可遏之勢此古寓兵于農之法有不戰而必勝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二為師主初受其節制故有師出以律之象尚指行師言也律字指號令節制說如甘誓之攻左攻右牧誓之步伐止齋周公馬法之坐作進退守師出以律之明驗也三代而後周亞夫細柳之軍亦庶幾矣若棘門霸上之兒戲何律之有不特此也淮陰稱善將漢高祖直入卧内辱其印符可謂以律于故否臧凶傳謂制師无法雖幸而不收亦是凶道正指此類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爻曰師出以律不言吉而吉在其中矣故象只運他本文爻曰否臧凶言失律者雖臧亦凶矣象則直言其凶更不問其臧否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傳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關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

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然則人臣而兵柄在握夫亦可以審所處矣蓋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然則人君而以兵權授其臣夫亦可以審所處矣又曰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于事无所敢專唯關外之



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制勝者  
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如此道理凡事君者皆當知  
之能明其義則韓信當以功名終李光弼不以慙憤  
死下至李懷光僕固懷恩之徒皆免于赤族之禍矣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在師中吉從君之寵任得來假以事權隆以異等故  
有所憑藉以成功不然雖剛中為德无專征之權豈  
其有成功之吉乎爻言王象稱天春秋繫王于天之

易  
卷二

四  
七

意所以尊王也王三錫命雖云功懋懋賞然其意實  
從萬邦起見蓋國有若臣而後秦救寧之緒錫命者  
懷九二正所以懷萬邦也懷即父母懷抱之懷惟其  
置萬邦於懷中而不釋去是以優禮功臣如此也

### 六三師或輿尸凶

本義師徒撓敗輿尸而歸固自見成然不如傳義為  
長傳曰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  
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

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  
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按輿字如輿論輿情  
輿人等皆作衆字尸字如詩誰其尸之春秋傳子尸  
之皆取主義益信衆主之說確不可易也按唐命御  
史監軍自武后草去可以為後世法迨明皇肅代德  
憲皆蹈此弊甚至以中人監之裴度秦罷監軍使然  
後能成淮西之功輿尸之凶可无戒與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易  
卷二

四  
七

權不歸一无所統屬故无功訂詰云无功釋凶若如  
輿尸血刃之說則大有罪矣豈止无功已哉

### 六四師左次无咎

春秋紀兵次者數矣惟次于陘為善左次无咎善之  
也傳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  
捷者也知不能勝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  
退乃所當也故无咎此足盡六四之義矣又曰度不  
能勝而完師以退愈于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好

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易義精妙不曰  
 聖人之知而曰聖人之仁厥旨微矣不可不深長思  
 也魏司馬懿善于用兵其與武侯對壘乃甘受中綑  
 而不辭亦庶幾左次无咎矣城濮之後楚衆欲止子  
 玉不可遂致收績以殺其身使明于六四之善豈至  
 是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二句本左傳上

句是客下句是主本義解象傳用下句是用主不用

客也傳博而義約如此類者多矣愚謂進能觀變則

有得也退能守常則无失也不求有得只求无失兵

法所謂知彼知已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本義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不為兵端者也敵

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其善精矣

傳曰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田有

禽利說言无咎與師之道也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

凶任將之道也師之道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

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蓋不軌之徒

騷擾我土地吞噬我人民正如封豕長蛇之逼處乎

此也聲罪致討安得有咎執言奉辭也如尚書甘誓

膺征之類胡傳曰彼有罪可聲此有言可執蓋本諸

此三代而後如項羽放弑義帝漢高祖有言可執矣

而數其十罪不能用此為首可謂執言乎隋煬帝子

弒父臣弑君唐高祖有言可執矣而狃于習見不能

明正其罪可謂執言乎吾獨有取于漢諸葛武侯出

師二表唐駱賓王討武氏一檄也辭嚴義正凜凜懾

日月爭光事雖有成否而均之无咎也長子即象所

謂丈人也胡氏曰自象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

曰長子妙甚帥師古所謂仗鉞臨戎專制閭外雖君

命有所不受者也弟子少年新進之徒如趙括輩是

也二句言任將授師之道當專其權于長子而不可

令弟子從旁撓制之也衆主貞亦凶如失律臧亦凶也按註釋此文有云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倡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已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師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正則衆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之凶固其宜也精甚

謹按田有禽當與田无禽田獲三品例者作田獵之田為是蓋田有禽者謂兵不輕動師出有功也利執言者謂兵以義動師出有名也若作禽獸入田害稼而後獵取之不唯非義瑣細且西伯之賦黎成湯之

代昔豈有兵先來犯已而後應之乎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長子帥師謂二也以中行以剛中之德行也弟子與尸謂三也付託匪人故曰使不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六師之終所謂論功行賞之時也故曰大君有命命之為諸侯則開國也命之為卿大夫則承家也承受也本義曰坤為土故為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

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此

說與傳正同即使貪使詐之謂也傳又曰小人平日

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此聖人

之深戒遠慮也然亦可為用小人之明鑑矣但英彭

之敗實則高祖寡恩今責其亂邦未為至論愚謂後

世犯是戒者如韓侂胄定策之功可命也而不可用

也趙汝愚知其為小人而用之卒致反噬以基宗室

之亂李勣佐命之功可命也而不可用也唐太宗不

知其為小人而用之卒媚武后以基唐室之亂皆不

明于上六之義故耳傳曰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文

義蓋以其大者若以文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

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此又補文義之

所未備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大君有命以功之大小為賞之厚薄爵之崇卑也功

而曰正次第軍功无所偏私小人而用之開國承家

將有非分之圖讓亂必矣懷萬邦者戒之哉 按六  
爻中凡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  
賞无所不備故讀武七書者不如讀師一卦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地中有水畜聚之象故其卦名師地上有水附麗之  
象故其卦名比師以一陽統五陰而在上卦之下故  
為將帥象比以一陽統五陰而在下卦之上故為君

易圖

卷二

象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吝故  
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  
以著龜也如此解原字筮字甚當元謂德之克長克  
君也永謂德之有始有卒也貞謂德之勿二勿三也  
上之所以為人比者以此人之所以求上而比之者  
亦以此故无咎傳曰人之不能自保具安寧方且來  
求親比本義曰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  
之方字皆作虛字看獨疏以為不寧之方亦可不必

五具元永貞之德四方于是借庇廕焉蓋陰不得陽  
則不寧求五所以求寧也若復遲回觀望不汲汲求  
比而自外大同凶之道也如公孫述隗囂張士誠之  
類是也傳以夫為剛立之稱而引左傳子南夫也以  
証之曰雖夫猶凶况柔弱者乎朱子云陽便是夫陰  
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來更添  
出一個陽來則必凶而引古人袁紹劉表劉繇諸人  
以見兩雄不並棲之義均有至理

易圖

卷二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朱子以比吉也三字為衍文又用王昭素之說以為  
也字羨唯傳着解曰比者吉之道也余向來謂象再  
言比吉而加也字是咏嘆意近見訂詁正合以與浙  
之進也同例甚是比輔也下順從也俱進一步說輔  
者贊勸之意輔所以比也下順從者使臂使指之意  
下順從所以輔也輔釋比下順釋比吉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

凶其道窮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唯九五足以當之以其陽剛而得  
中道也傳曰以陽剛居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  
能承而貞也所謂盡比道之善者也又曰民不能自  
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是以  
一陽為上五陰為下上下交相應也本義曰上下謂  
五陰則是以五陰共應一陽本義尤確後夫凶指上  
六一陰言以其居崇高之地故也徒知上六不可以  
下應五不知六陰不可以不順應陽易道窮則變故  
曰其道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坎水坤地地上有水親比而无間之象也先王觀其  
象以建萬國親諸侯何氏曰天下不可以一人統不  
可以一人治民方比我而我无以比之則疎必躬比  
之亦疎于是眾建萬國以屬諸侯而又制朝覲會同  
之禮以親之保各承流宣化以親其民如是視天下

易  
卷二

五十四

猶一家視萬民猶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正是蒙引

六字一串說之意余意兩平說亦无妨如分茅胙土  
以諸侯分統之建萬國所以建諸侯也推心置腹以  
萬國分理之親諸侯所以親萬國也二句之義正相  
比也本義曰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如此互  
說比義始盡胡氏曰師之容民畜眾井田法也比之  
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如此義方得聖人經世大用封  
建之法始于義皇成于堯舜而三代因之故不言君  
子而言先王也柳子厚封建論不免以私心窺聖人  
惟胡氏一篇最得聖人公天下之心然欲施諸後世  
實難措手朱子本紀云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  
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  
之義于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此  
則至當之論矣

易  
卷二

五十五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傳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不

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此言可為始比者之鑑又曰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中心較然不欺乃无咎六陰也陰虛有缶象初陽也陽實有盈象誠意充滿于中而外无一毫文飾則不止于无咎矣有他吉指五也五與初非正應且尊卑懸絕故曰他他吉而曰終來者言目前之吉未可期固當操券于異日也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易說

五十六

不復加一辭只點出初六字以見吉其終者當孚其始也蒙引曰比之初六則有孚及有孚盈缶皆初六也曰有他吉則无咎不待言矣聖筆簡而不漏如此寇準十七舉進士或勸其增年準曰吾始進身其可欺耶比比之初六之義也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二在卦之內故曰比之自內傳曰自內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于已蓋學修務盡其在我求為可知而不患莫已知故得正而吉也

二與五為正應以中正之道相比故其象如此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身心間漫无感召之理而希世取寵則自失矣比之自內者修身待聘故曰不自失也傳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士之居家者可以自審矣

易說

五十七

六三比之匪人三陰柔不中正與上六為應上无首而三比之故曰比之匪人不言悔吝者不待言也謹按三與上為正應皆陰柔邪曲相為比昵雖上有顯比之君冥然不顧所以有比匪之傷也若謂承柔皆陰而以二四為匪易揔隨時取義恐亦无此義例也故舉不敢線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字向來俱作悲傷之傷余意作損傷之傷為是比者所以求益而達損也昵狎非類所損多矣曰不亦傷乎寓多少咨嗟慨嘆之意然則悲傷亦在其中矣

荀爽之比曹操蔡邕之比董卓柳宗元之比王任王  
安石之比呂惠卿皆其鑒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四在卦之外故曰外比之四不應初而比五胡氏所  
謂義之與比而无適莫是也以其柔而得正者比其  
剛而得中者其相切劘為何如也故得正而吉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五陽剛中正賢也居尊位上也賢君在上順從而輔

之故比有外與內而貞吉同也馬伏波遇光武而効

蓋劉誠意見明太祖而推誠其六四之義乎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傳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

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

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

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于上若乃暴其小仁

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

下之比乎凡人君親比天下大道理統括畧盡又曰

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

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

子之政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

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

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

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以三驅喻九五比道之正

何等分曉本義來者不拒數語祇是從傳意約之非

有加也邑人不誠吉程朱互有異同竊意詩云商邑

翼翼則邑為都邑之邑語云千室之邑則邑為里邑

之邑邑之人蓋不誠而朝夕相比者也王者開誠布

公與天下相忘原无心與之比然天下沐顯比之德

而仰其光正如同邑之人无煩告誠有留无去自然

親比而吉也如此亦可通姑存之

註按折中以本義係朱子未修改之書故其講論多有與語類不同者大抵此文之意是以田獵喻王者皞皞之氣象前禽失而不追邑人居而不誠述去者若不知有王者之親乃所以為親之至也近附若若

不知有五者之等乃所以為等之至也顯比之世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所謂大順大化不見其逆者又如此此義獨為曉暢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誠上使中也

傳曰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

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

從位說到道上見正中者以其位實以其德也凡言

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

易附卷二

與正也訟與需是也二字一上一下使如此分別禮

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

此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

前去之禽也順逆二字如此說纔明又上一陰乘陽

而背之故曰逆逆者舍之下四陰承陽而比之故曰

順順者取之失前禽祇舍逆而取順在其中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

六爻自下而上下為足上為首居最上之地不能首

倡以從陽故為比之无首之象所謂後夫凶也乾上九无首吉戒高亢也比上六无首凶戒孤睽也无首同而言凶異因時取義也傳曰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始比不以道隙于終者天下多矣可作取友箴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有初鮮終恒情也况无首乎吾不知其所終矣本義

曰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

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精甚蒙引云元永貞皆自君

道言之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而不貞者如唐之明

皇其始也勵精為治非不元善也而不善其終開元

之末逆恣情極欲以捨无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

長永者又如漢之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

宋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

而長永矣然一則有黃老之難而不能力迨三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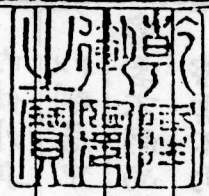
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為小人所遷惑則是能元善

易附卷二

卷二



長承而未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德道未能稱人之比也此說甚為得當



易酌卷二

易酌卷二

六十三

易酌卷三

周易上經

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上巽陰也下乾陽也陽大陰小以一陰畜五陽以小畜大也故曰小畜傳曰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然巽陰

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此義甚微然大段是臣畜君但未可

指定若云君畜臣則陽畜陰矣未是諸儒又云小人畜君子觀彖開口便曰小畜亨彖傳曰柔得位而上

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若小人畜君子象及傳恐不如此說畜字傳義皆訓止止則聚

聚則通不止不聚不塞不通小畜之中陽亨也然陰有力馬密雲不雨一陰之所布護也雲行雨宜施矣

易酌卷三

祁州刁包撰

易酌

卷三十四

二四一

而不雨者自我而郊故也東南陽方陽倡陰則雨西北陰方陰倡陽則不雨自我謂四也本義以為文王演易于美里視岐州為西方故曰自我蓋引咎責躬愧其不能和二氣而布德澤于天下也極得文王心事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傳曰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保而不能固是以

為小畜也成卦之義備矣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內健外巽健而能巽卦體亦卦德也剛中謂二五各以剛居中也故其志得行行其剛中之志故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而郊施未行也

密雲不雨陽尚往而陰未能下降也自我而郊一陰

之施未能畜五陽而成雨也志行未行兩行字相應

言陽之志行而陰之施未行也此畜之所以小而未

能成大也以彖言上句在下句釋之密雲所以不雨者自我而郊故也象傳言下句之義在上句該之唯其尚往所以施未行也文義不同各有當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竊意未是能畜而不能久是暫畜非小畜也傳曰巽畜乾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為小畜畢竟傳義為確傳又曰畜聚為蓄畜之義君子所蓄

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技藝之事君子

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可見學者宜在道義上畜積若役役于文章技藝則

其自處也小矣然大象之意則謂君子于小畜之象

合當如此用未可便謂小畜君子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初陽爻乾體本在上之物迫而上升其來本正路也

故曰復自道自由也由乎道則非旁蹊曲徑可擬故

无咎而吉也傳曰請又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文義未善亦不害于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余謂不曰无咎而曰何其咎意同而辭則加切矣故不但无咎而又以吉許之初與四為正應今不應四而復自道所以无咎且吉也胡氏在下而畜于陰勢也其不為陰所畜而復于上者理也爻與卦義各有取也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以其路之當行者則曰道其行之合宜則曰義行乎道即合乎義故无咎不待言而直云吉也

九二牽復吉

傳以為二牽五本義以為二牽初然初曰復二即曰牽復本義更確二陽合力一道同升有迎絡推挽之象故曰牽復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而曰牽得无有徇情昵比之失乎然二剛而得中與初同復而不失其道者也故本義曰亦者承上文義也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本義曰九三剛而不中迫近于陰而非其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與說輻之象約傳義更精又曰然以志剛故不能平而與之爭又為夫婦反目之象較傳更進一步矣傳曰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如唐高宗之武后肅宗之張后宋光宗之李后是矣若曰四本有孚而三不中正遂至反目則如莊公子莊姜之類亦一說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陽制于陰无可奈何而必曰不能正室者咎陽不咎陰端本澄源之意也故本義但云說輻反目三自為也不復特一辭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傳以四處近君之位為畜君者故有孚謂孚五也未

又云以人君之威嚴而細微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

蓋有孚信以感之也前後統就君臣立義其間一段

云卦獨一陰畜眾陽者也諸陽之志繫于四四苟欲

以力畜之則一柔敵眾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

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

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

易附  
卷三

也此却是渾說然傳義謂先孚五而後得諸陽之助

也自是正論本義居柔得正虛中與體二陽助之只

渾說亦精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傳曰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

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血去須如

此補出又曰五既合志眾陽皆從之矣似此諸陽之

從為餘意胡雙湖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鋒將

畜而止之必為所傷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之上二陽

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血去惕出而无咎矣較傳

尤為分曉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傳義皆不及陽剛意只云居中處尊居中所以孚也

處尊所以富也傳曰五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

曰學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

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推其財力與鄰比共

易附  
卷三

之也如此渾說為是本義與體三爻同力畜乾雖曰

鄰之象而有孚學如之義在其中矣非有孚則不同

心豈能同力而又何以畜乾也九五勢能有為以兼

乎上下雖有孚學如之象而鄰之義亦在其中矣非

富以其鄰則勢不能為而何以兼乎上下也合二

句言蓋九五至誠之道能合上一陽助四共畜三陽

也以字仍作春秋以某師之以為是

謹按折中云六四者近君之位也所謂小畜者也九  
五者君位也能畜其德以受臣下之畜者也四曰有

乎是精誠以格其君五亦曰有孚是推誠以待其下  
上下有孚而後畜道成矣故曰上合志者指五也  
五曰以其鄰者指四也四與五相近故曰鄰又鄰即  
臣也書曰臣弑鄰或是也常者精誠之滿也積誠之  
滿至于能用其鄰則其鄰亦以誠應之矣故象傳曰  
不獨富也以誠感誠之謂也大故上下之間不實心  
則不能相交故曰富以其鄰不虛心則亦不能相交  
故曰不富以其鄰所取象者本于陽實陰虛而其義  
一也此爻之  
義為之大伏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富而獨則不以其鄰矣故傳曰有孚攣如蓋其類皆  
牽攣而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數語自好下

易酌  
三

難厄及爻傳君子小人正人羣邪等語俱不必用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上九巽之極而畜之終也象曰密雲不雨今則既雨

而和矣象傳曰尚往今則既處无所往而止矣既和

而止畜道所由成也傳曰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

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

至于成也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本義因之但加

尊尚陰德一句備矣傳根此即申戒義寫意既雨既

處尚德載二句无可戒者下三句纔是戒辭傳曰婦

謂四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

之道也又曰婦制其夫臣制其君恐不必用月亦陰

也月既望則盈盈則虧矣幾望者將盈未盈宜有以

待之此時若更有所征則凶矣凡行役在路者皆曰

征本義以象為文王演易之事則此爻指文王說極

好蓋周公曲體文王之遇之心而繫辭也尚德載即

文王之陰行善也月幾望即文王之三分有二也如

易酌  
三

此則戒意不必分陰分陽只就一人說但以分言則

曰婦曰月以德言則曰君子若貞厲若幾望若征凶

皆狀文王以服事殷之心也先儒云文王志在明夷

道在小畜其謂此乎蒙引載朱子語類以為如伊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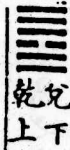
之畜太甲周公之畜成王似矣又曰武后之畜高宗

則非也武后如何說的尚德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請即坤文言積善積不善之積言非一朝一夕之故

也積久然後既而既處而成畜道也疑即坤陰疑于陽之疑陰疑于陽君子畏懼之不暇而敢征乎



履虎尾不噬人亨

履何以云禮也人非禮則手足无所措如何行的去故以禮為履程傳解履曰踐曰藉本義曰躡而進之

履步履也詩曰履我即今又曰幸履不越則藉與躡亦无大異要是兌依乾行耳兌之德為說必和以澤

易三

十

兌之象為澤必虛以受奉乾作前導步亦步趨亦趨此所以蹈危地而无害也然則禮也者其化凶馴頑戾暴之善物乎譬如莽兵虎狼也而孔子却之只是

尚禮

象曰履柔履剛也

乾剛也兌柔也剛上而柔下剛先而柔後兌履乾柔履剛也以下奉上以後從先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

兌說也不言而說諸心也說以應乾則事事合乎天則矣天之所佑物不能災故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剛而得中得正履至尊之位而无所疚病也内省不疚如青天白日則光明矣傳云德盛而輝光是也吳氏以位之顯著言恐未確此傳于象辭外又特發此段議論與周公之文各有取爾也

易三

十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乾天也高而在上兌澤也卑而在下所謂天高地下而禮制行也故其象為履君子觀于履之象而知尊卑失序貴賤異位民志所由惶惑淆亂而莫知適從也是以創制立法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至朋友之交莫不有尊卑貴賤之等焉上下辨矣辨則安其分而无非望之覬故其志定也曲禮曰禮所以定嫌疑決猶豫明是非也正此意也傳曰古之時公卿大

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獨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騫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然則治天下之道以定民志為先定民志非辨別上下之分不可也故本義但云程傳備矣不能

復贊一辭

初九素履往无咎

一陽之初未緣染于世俗故有素履之象淡而不飾質而不華潔而不緇不犯所忌故往而无咎也傳曰夫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而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此可為修身者箴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行志願言以素心為素履不隨俗俯仰也傳曰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二以剛居柔而得中故有履道坦坦幽人貞吉之象道者平康正直者也不由其道而往則舉足盡荆棘

易三

由其道則坦坦矣以履道二字為主履道故坦坦坦

坦故幽幽故貞故吉皆相因而至者也傳義却不然曰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重在幽人上尤是不必深山窮谷之士也只不以簾廊損其山林之致便是蓋九二臣位故也然則李泌白衣其廊廡之幽人乎神效終南其山林之顯者乎是未可以出處論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恬正自守不以富貴紛華動其心故曰中不自亂也  
 傳曰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  
 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利欲二字尤  
 說出病根徐進齋曰初二皆陽剛而說體故有素履  
 幽人之戒又皆无應于上故初九曰獨行願也二曰  
 中不自亂也說的甚好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而志在躁動如盲眇然却自

易說

十四

以為能視如跛蹩然却自以為能履不量力而妄為  
 必履危地履危地則禍患必矣故有履虎尾噬人凶  
 之象又如武人剛猛躁暴絕无人君之度者也以之  
 南面立見其敗矣本義泰政項籍之喻極確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噬  
 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不足以有明也而謂能視乎適見其眇而已不足以  
 與行也而謂能履乎適見其跛而已柔居剛位所履

不正噬人之凶自取之也才弱志剛妄動輕舉徒速  
 禍耳其何以為大君乎唐文宗昭宗志非不剛卒履  
 虎尾而遭噬人之凶无他志有餘而才不足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四所乘者剛躁不中之人也所承者剛決自用之君  
 也動輒得咎故有履虎尾之象然以剛居柔深懷畏  
 懼故有愬愬之象愬愬者書所謂心之憂危若蹈虎  
 尾是也若蹈虎尾思患而預防之故有不噬人之亨  
 而終吉也

易說

十五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傳曰志在于行不處也此處字即作安處之處故朱  
 子曰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行而不處即乾德與志  
 剛者異矣故有愬愬之吉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中正无不吉者彖傳之言善矣又獨以夬履貞  
 厲為戒何也上乾下兌有剛明之君而无骨鯁之臣



是以有此戒蓋兼聽並觀君道也如書云朕志先定可謂夫矣而必云詢謀僉同古人之不自用如此九五乾剛獨攬而下以說順承之故惟所欲為視臣下皆莫已若本義所謂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是也傳曰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高明決行不顧雖使得位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可作人君座右箴又曰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位正當者正當尊位也位不當也咎其不及位正當也咎其過過猶不及也本義傷于所恃四字宜玩蓋才剛位尊皆所恃之具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考祥者恒委其權于鬼神假其靈于著龜而不視所

履若何非考祥之道也上九履之終視履之終以為考祥之善若其旋則善而吉也正蒙云周旋不舍為風旋者周回不舍之意謂完全周備无所虧欠也以當身之懿美卜造化之正祥其理固不誣也傳曰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大小也考者宜識此意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元吉在上令終有淑也大有慶福履成之也履解吉大解元也傳曰人之行貴乎有終在上正有終者坤上  乾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上坤下乾坤陰也陰小往而居外故曰小往乾陽也陽大來而居內故曰大來往所當往來所當來朝廷清明太和在宇宙間矣故曰吉而且亨也傳曰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

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來處于  
 內小人往處于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  
 也如此說泰義始備嘗試反而求之一身人欲者吾  
 心之小人也天理者吾心之君子也人欲外往天理  
 內來則心泰而身亦泰矣未有不吉亨者也傳又曰  
 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舉  
 哉言吉亨則可包矣此意亦須識得

易  
卷三

十八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  
 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  
 感而萬物訢合無間也上效天之降而交乎下下效  
 地之升而交乎上君臣道合同心一德也當是時陽  
 明用事而陰闇退矣剛直吐氣而柔媚屈矣衆正盈  
 朝而僉壬易志矣內不必其親而近之也雖疎遊有  
 腹心之寄外不必其黜而遠之也雖咫尺有釜蕩之

形要是君子得志小人失勢云爾君子小人不並立  
 此長則彼消自然之理也如堯舜之世朝无倖位野  
 无遺賢雖四凶何所售其奸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

易  
卷三

十九

天地交而陰陽合和則清寧康阜所以為泰也后主  
 泰運故觀其象而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道即天地之宜也  
 以其理言故曰道以其理之當然言故曰宜四時自  
 能行聖人為治歷以明之春夏秋冬裁然有限而不  
 可爽所以裁而成之也百物自能生聖人為利用以  
 享之作訖成易秩然有序而不可亂所以裁成之也  
 若此者皆天地之道合當如此裁成其道正所以輔  
 相其宜也輔相參贊化育之謂也裁成輔相其功在  
 天地其德則在民也在天地為裁成輔相在民則為  
 左右也左右民扶持保護而俾之安生也非然者斯

民之彌仆也久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一陽在下當泰之時上進其志也然三陽同體進則相連傳曰君子之進必與其同類相牽援如茅之根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連者故以為彙類也說的甚分曉本義依郭璞洞林下卦俱詩至彙字絕句極是自古正人在朝未有孤立无徒而能成天下之事者也故賢者進而有為必援引善良布列庶位聲應氣求以共濟斯民故曰征吉征謂任進非徒曰出行也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以天下生民為念而无内顧之私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明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陽剛中正治世之才王者之佐也上有六五為

正應君明臣良成有一德可以行其所學矣故治泰

之道專屬之傳曰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

下定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

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

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

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

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

深弊未去而近患易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

之世人情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情于因循憚于更變

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

足以濟深起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于衰替蓋

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

能挺持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

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

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于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

復深思遠慮及于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常周及庶

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隱微賢才之在僻陋皆遐

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于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于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于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牽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爻辭奇崛特甚傳却說的如此顯切凡治天下者皆不可不知此道也余又嘗從其意推之包荒以言乎其量也川澤

易說

三三

納污山藪藏疾必如書所稱有容德乃大爾毋念疾于頑而後可以包含荒穢也荒者荒遊荒野之謂此而可包則无不包矣如呂蒙正不問叅政之謗婁師德不較唾面之羞之類是也用馮河以言乎其膽也韓魏公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觀其處英宗之變攝刺客之心何等鎮定他若富鄭公契丹之使寇萊公澶淵之後亦庶幾矣或云恂恂長者而使之濟深越險難矣哉非也薛文清云能忍人所不能忍

之忤逆漸能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功包荒馮河固非兩截人也量與膽合而識不足以燭微算不足以周遠未善也故云不遐遺時方安阜輒為憂聖危明之計近在目前便為百年必世之謀旁觀者以為迂濶而遠于事情耳不知明哲先見老成苦心固有不可少者若李文靖預料神仙土木之事狄梁公早薦東之諸公之賢此道得也使非大公至正破情面而出之其可乎從來教寧世界大半為情面二字壞盡士大夫相習成風寧喪名節救君父誣國家而必不肯破其情面非徇私阿黨則懼勢畏威此朋亡之道所以不可不講也先輩若吳復菴之彈座師趙鶴僂之熙姻親抑亦不愧古人矣四者全才全德以此配合中行之義庶為得之故曰得尚于中行傳以尚為配如尚主之尚

易說

三三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象舉爻首句至末句以該中三句之義而題所由來